蜀山劍俠傳/1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八回　雲騰鶴舉 飛劍斬毒虺　電掣雷轟 神光殲巨慤

下一回▶

雲鳳和三小起步之處，相隔原不過里許遠近。空中的風寒而不猛，並未將人吹向別處。這時的雲鳳腳程目力迥勝往常，原不難頃刻找到，剛往前跑出沒有半里，便見兩個小人在前行走。雲鳳當他們已然及地，竟和自己下落之時不相上下。妖巢密邇，恐有警覺，未便出聲遙喚。正待追將過去，忽又想起，三個小人怎剩兩個？如說有一人受傷，行路不該如此從容；再者，走的又是相反的道路，他們路熟，不應如此。再一細看那小人衣着，雖和沙、咪等三人相差不多，背上卻未揹着行囊，一個手上還提着一個小籃，裏面好似裝有花果之類，越看越覺不是。猛想起這些年，妖人曾強索去許多小人，莫非留了一些，供他役使，沒有全數傷害，故而在此出現？乍見生人，難免驚竄。好在彼此走的是同一方向，便把腳步愈發放輕，一路掩藏着，跟蹤前進。等到相隔漸近，竟聽出那兩小人也會人言，正在低聲且談且行，雲鳳更是驚訝。偶然趁他們彼此轉臉問答，看清兩小面目。有一個竟是帶着兇狠神態，臉上都是戾氣，迥非小人洞中所見羣小個個面容清俊之狀。另一個手裏持着一根帶刃的鋼鉤，隱隱放出黃光，與日裏所見妖人兵器上發出來的光華相似，益知所料不差。

看前面山麓下，三小尚無蹤影。嫌那兩小人的語聲聽不真切，索性又趕前了些，聽他們說些甚麼。等到兩下里相隔不過丈許，便聽那提籃的道：「小王手下雖有那駝婆會出主意，這些年也未見她找過一個山外的大人前來。再說先王留有遺命，也不準找，恐怕引

鬼入室，自取滅亡。何況又是甚麼劍仙的徒弟呢。我想那大人必是路過無疑。太祖師說，等七天傷好，前往一查，看他祭壇上供的有人和祭品沒有，便知分曉。並說你人聰明，還要帶了你去，命你入洞查問呢。這次說好便罷，不好，便要掃滅全洞，將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全捉了來。費上七年苦功，用一萬生魂，煉那十地小人圈，去尋傷他的人報仇呢！你我父母宗族，俱在那裏，家法厲害，到時不容徇私，你看怎好？」持鉤的道：「管他呢。反正如今我們十八個人，都學會了法術。太祖師說，不久便有半仙之分，還可隨時變成大人，和太祖師一樣，要甚麼有甚麼，多麼稱心。他們憐顧我們時，當時也不單挑我們上祭了。就拿現在說，除早晚輪班、採藥燒丹、看守法臺外，哪一樣不任性舒服？每年太祖師受祭回來，還得喫兩次人肉果品。一人單走，也不怕蛇蟲鳥獸侵害。不比在洞中強得十倍麼？譬如那年來時，和那幾個一樣，被他吸血祭旗，莫非這時也惦記他們麼？我們祇聽太祖師的話，叫怎樣就怎樣，包有好處就是。」提籃的道：「這都不提。不過我想那大人如是過路劍仙，與全洞的人何干？要是小王請來，祇恐太祖師尋了去，也未必勝得過。我看他雖然臉臂受傷，須要調養。但據他說，當日仙法仙寶俱未顧得使用，僅可此時尋去，卻要等七日之後，不是有些怕那大人，便是打算故意挑剔，好將全洞小人一網打盡。你忘了上次他得那本仙書時，曾說今年恰巧是子年子月子日子時，天地交泰，祇是不知小人洞中夠不夠九千九百九十九名人數這句話麼？」持鉤的聞言怒道：「你怎麼說這些話？如非平日有交情，又爲我受過罪，我便給你告發去。如不把他們都掃滅盡了，山陰鴉王怎得出頭呢？洞內外共有一萬七千多人，太祖師也用不了許多，正好趁此時機，讓鴉王即位。等仙法學成，再向太祖師稟明，回去當國師。鴉王聽話，便當國師；否則便去了他，自己爲王。祇是按時與太祖師進貢，甚麼都不用怕。高興時再變作大人，出山去和別的大人玩上幾天，有多麼好呢！」提籃的聞言半晌不語。一會兒說道：「那青白花，好容易昨日纔被我尋到，這裏第二次了。我已得了一次功，你還沒有。好在太祖師剛剛入定不久，今日要到過午方起，又不值班，有的是閒工夫。你看雲兒開了，星月出來了，正好尋找。看看附近還有沒有，再尋到，大家同去報功。尋到日出開採時，如仍是那一株，便給了你去獻功吧。聽說這花又名晨露，果子中的一包汁水，喫了能成仙呢。」持鉤的聽說，要將功勞讓他，略轉了點喜容。

雲鳳纔知持鉤小人是鴉利的同黨，難怪生相兇惡。順山麓遙望前面山腰，積雪皚皚，暗雲圍擁，沙、咪等三人尚無蹤影。暗忖：「那開青白花的仙草，既受妖人重視，定是靈藥無疑。何不隨這二小人前去，看明白了以後，再行處置？」便不露面，仍舊緊緊跟隨。又走出數十步，提籃小人說：「到了，仙草就在上面岩石縫裏長着，我們快去守着，等花瓣一開，花心果子便熟，我們忙下手採摘，不要錯過了機會。」隨說隨往山上跑去。雲鳳聞言，往前一看，兩小人所去之處，乃是一片峭壁，高約百丈，廣纔數丈，像一面

鏡屏，懸嵌在離地三十餘丈的山崖中間。四周都是滿布苔蘚的怪石，山徑也甚險陡，兩小人動作甚快，連爬帶縱，眨眼工夫，已到了峭壁之下。將手中籃、鉤揹在身後，手足並用，似壁虎一般，附壁緩緩爬行而上，那般光滑直立的石壁，上起來竟似手足粘在上面一樣。

雲鳳志在得那仙草，如從正面上去，恐被覺察驚走。見側面不遠怪石甚多，高低錯落，散置山崖之間，如由此上去，不特可以隱身，還可繞行到那峭壁上去。先端詳好了形勢，將真氣一提，繞向側面，施展蜻蜓點水的功夫，一路鶴行鷺伏，且隱且縱，頃刻到達。見峭壁忽然中斷，靠山一面，現出一個可容三四個大人的洞穴。正不知走對了沒有，忽聞穴中清香撲鼻。探頭一看，穴壁斧裂，石縫中生着一株從未見過的奇花。花祇一朵，形如牡丹，青邊白瓣，微露紅心，將開未開，含苞欲吐，隱放光華，異香襲人。未開時，已有尺許大小，估計全開了，少說也有二尺周圍。方在端詳，忽聽兩小人語聲由下漸近。忙將身藏入穴內，側耳一聽，祇聽提籃的說道：「昨日黃昏時，我在無心中發現。這花最是奇怪，上次開放時，正值天色將明之際，花不開，果便不熟，而且不能先用手觸。有花之處，都有毒蛇怪物把守。最好等到它突然往外長出，去接晨露之時，你用鉤把它鉤住，我立時就採，到手便往下縱，纔保不致被穴中蛇蟲怪物傷害。恰好有這石窩子，可坐可立，進退容易，成了固好，不成，好在還沒和太祖師說，也不妨事。」雲鳳聞言，往穴中一看，並無蟲獸之類潛伏，祇穴頂懸着一個形如蜂窩的東西，當時也沒在意。再聽兩小所說，俱是花怎樣纔能採得之法，便一一記在心裏。高興頭上，猛想起沙、咪等三人快要下來，其勢不能在此久候。偏那兩小人祇在壁口石窩裏等待，不肯上來。剛想誘他們入穴，將他們捉住，再接了沙、咪等三人。至於是先除妖人，還是先取仙草，算計好了時間，再作計較。

猛聽小人「噫」了一聲，雲鳳悄悄出穴，探頭往下一看，兩小人已貼壁飛墜，滑了下去。前側面山腳，沙、咪等三人正繞山麓跑來，眼看兩下里快要遇上。這纔明白小人飛墜之故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跟蹤縱下，忽聽身後穴壁似有爆裂之音，接着又是「喳」的一聲炸響。剛一回顧，一團光華突從身後擦面而過。閃開一看，正是那朵青白色的奇花，業已完全開放，中間紅心不見，現出一個金光閃閃的五色果子。雲鳳見那奇花竟不等清晨，遽然開放，固是喜出望外。但知道花開不久即隱，下面沙、咪等三人又將遇敵，事難兼顧。匆促中舉劍一揮，將花斫落在手。花一落，花葉立時縮了回去。再看洞壁裂縫，依然連莖帶葉，俱無蹤影，耳邊似聞洞頂窸窣有聲。不暇再作端詳，連忙跑向崖口，雙足一蹬，往下縱去。身纔離崖，便聽花洞中轟的一聲，好似飛出一物，身已凌空，不及回觀。

那沙沙、咪咪、尼尼三人，先由冰雪中滑落，沿途倒也順溜。及至滑行到了半山以下無雪之處，再想照舊滑落，勢已不能。祇得收住勢子，一路攀藤縋蘿，縱躍而下。仗着小人都是身輕體靈，目力敏銳，那一帶的山徑峭壁甚多，上面大都附生着藤蔓，易於援落。雖不如雲鳳飛身直躍來得神速，兩下里相差也不到半個時辰。及地以後，算計雲鳳仙人必定早到。以爲妖人巢穴相隔還有二三十里，深藏在山凹深崖之內，此時正當深夜，不致被人發覺，又有仙人在前相候，不由膽壯氣豪，並沒怎樣留神觀察，便順山麓朝前跑去。纔跑出二三十丈遠近，沙沙、尼尼正並肩前馳，忽聽咪咪在後喚止。二人回身問故，咪咪道：「你們快看前邊轉角處跑來兩個小人，內中一個，不是鴉利的死黨吁吁麼？他自那年鴉利被放山陰，意圖行刺，不想奸謀被他父親勾勾發覺，奏知小王，知他詭計多端，發往山陰，必定生事。不幾日便值貢祭妖人之期，將他捆住，送往祭壇，做了祭品。怎麼還在這裏，沒被妖人喫了呢？」尼尼也驚訝道：「那一個提籃的，不也是因犯大罪，與他同時綁去充祭品的顛顛麼？怎都還在？這兩個東西，都是又姦又壞，既然未死，定做了妖人黨羽。大仙不知在前面沒有？我們最好藏起來，等他們走過再出去。見了大仙的面，再請示定奪。」沙沙忿然道：「這兩個東西，一個是叛賊，一個是犯上的敗類，以前受他們害的人甚多。祇說餵了妖人，不想還在，正好借此除他們以正國法。看神氣，他們已看見了我們，躲有甚用？有大仙在前面，還怕他們麼？再者妖人每年劫去的人甚多，你我三人都有親友在內，也許沒有全死，樂得相機行事，先朝這廝們打聽下落。你二人靠後，待我上前。」話一說罷，沙沙當先，二人隨後，一同迎上前去。雙方都走得快，一會兒便碰了頭。

吁吁原認得三人，並從妖人後兩年劫留未殺的小人口中，得知沙沙、咪咪、尼尼三人近年選充宮廷侍衛，已成了小王心腹將士。雪山左近，多年無人敢來，恰值妖人受傷敗回的第三天，便有人乘黑夜偷偷到此，當然必有所爲，定是奉了王命，來打探妖人的死活。一心想把三人擒往妖人那裏獻功。將手中鉤一橫，喝問道：「大膽走狗，偷入仙山，想做甚麼？快快說了實話便罷，否則將你三個捉住，獻與太祖師，教你們不得好死！」沙沙原有一番話語，想和兩小先禮後兵，略探妖人動靜，與劫去的小人死活。一見他目露兇光，勢焰逼人，全無一點同類情分；又聽他做了妖人徒孫，猜出自己來意，與他好說，定然無用，不禁氣往上撞。一看除這兩小外，並無別人，下手越快，越有便宜。忙和尼尼、咪咪一使眼色，口裏答道：「吁吁，你不要急。不錯，我們是奉王命來的，可是對於仙人，並無惡意。你兩個可能帶我們去見仙人麼？」一邊說，一邊身子往前湊。等到身臨切近，猛地一舉手中刀，朝着吁吁當頭就斫。

誰知吁吁奸狡，早就有了防備，一見刀到，罵聲：「該死的東西！」手中鉤往上一擋，鉤刀相碰，鉤上火星一亮，冒起一股黃煙。沙沙聞着一股子奇臭之氣，立時翻身栽倒。那咪咪、尼尼二人得了沙沙暗示，各舉手中刀，徑撲顛顛。沙沙一倒地，咪咪着了急。他在洞中原有神箭之稱，動起手來，總是刀弩同時並用。當下先朝顛顛放了一毒箭，然後刀弩齊施，直取吁吁。那顛顛當初也非善類，見咪、尼二人奔來，回手拔出身後的一面小幡，正想行使邪法迷人。不防咪咪一箭先到，正中面門，立時應聲而倒。尼尼趕將過去，就勢又斫了一刀。近旁吁吁用黃煙將沙沙迷倒，打算生擒回去報功，忽見咪咪奔來，人未到箭先到，接連兩三箭射來。知他從小弩箭厲害，一面躲閃，一面又想施放鉤中暗藏的毒煙時，猛聽空中一聲大喝，一個大人飛將下來。吁吁雖然兇狠刁猾，新近又學會一點小邪術，膽子越大，畢竟平生所見的大人祇駝女和妖人兩個，乍見雲鳳自天飛墜，自然疑神疑怪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就在這張皇顧盼的當兒，咪咪、尼尼相繼趕到。休看人小，卻是手疾眼快，機敏異常，還未容雲鳳動手，雙雙搶上前去，雙刀齊下，吁吁猝不及防，想逃已是遲了。雲鳳連喊：「不要殺死，留活的問話！」咪、尼二人聞言，忙將刀一偏。咪咪的刀先到，收勢略緩，祇歪了歪。吁吁見勢不佳，想舉鉤來擋，連臂揚起，恰巧被這一刀連腕帶手中鉤一齊斫落。吁吁負痛，剛悲號了一聲，又被尼尼一刀背打在左肩之上，倒於就地，痛暈過去。尼尼連忙按住。咪咪拾起地上鐵鉤，忙跑過去，將沙沙拖了過來，對雲鳳述說經過。

雲鳳自幼闖蕩江湖，見過許多門派中的迷藥兵刃。接過一看，便認出中有機簧，藏着迷魂藥粉。再見那閃閃放光之處，乃是幾塊類似水晶的寶石嵌在上面，畫着一些符籙。細查形式，好似斷去了一截。暗忖：「這鉤必是江湖下流綠林中人用的暗器，被妖人得來，畫上一些符籙，給與小人，以作防身之用。此山素無人迹，對頭祇有蛇獸之類，這藥粉如能使蛇獸昏迷，藥性定然猛烈無比。適纔從空下望，祇見鉤上冒起一股黃煙，沙沙便已暈倒。好似上畫符籙，僅祇是一種點綴，故作驚人嚇獸而已，並無多大作用，厲害的還是這些藥粉。小人隨手使用，未搶上風，必定預先聞有解藥。」使命咪、尼二人搜搜兩小身上，果從兜囊中搜出一些東西，內有兩個二寸長短、手指粗細的玻璃瓶，中貯藥粉，一黃一綠。回望顛顛，身受重傷，呻吟垂絕，半睜雙目，望着衆人，還未死去。先把黃藥瓶塞拔開，往他鼻端一湊，立時閉目死去。拔塞時，雲鳳雖離較遠，但微聞奇臭，便覺有些頭悶心煩，連忙塞好。再把綠藥瓶塞拔開，覺有清馨之味透出，聞了神爽。再倒了一些在草葉上，倒入顛顛鼻中，不多一會兒，便聞呻吟之聲，知是解藥無疑。便用手指挑了些，彈在沙沙鼻孔之中，居然悠悠醒轉，見雲鳳在前，慌忙跪倒拜謝。這時那吁吁也甦醒轉來，顛顛毒發身死。

雲鳳因想知道服食青白花中仙果的詳情，吩咐將屍首藏過一旁，拿了兩小身上搜出來的零碎東西，將吁吁擒往僻靜之處，審問妖人現狀，以及妖窟中的虛實動靜。沙、咪等領命辦理，一同轉入右側山縫裏去。吁吁先還不肯實說，經不起尼尼能說，用小人言語，連哄帶嚇。說雲鳳就是前日用法寶重傷妖人的神仙，因見小人每年無辜受害，奉了天帝之命前來降罰。上千條雙頭怪蛇，何等厲害，被她在一個時辰以內斬盡殺絕。現時到來，祇誅妖人一個，與別人無干，顛顛和你一死一傷，乃由於自己不好，先要動手傷人之故，仙人並不管這些事。日前鴉利造反，也是大仙平定，叛逆大罪，俱未誅戮一人，何況你們。你祇說了實話，大仙仙法高深，能起死回生，不但饒恕不死，還許特降鴻恩，將你斷臂醫好。除妖之後，與別的小人一同送回老家中去。

吁吁人極兇狡，聞言尋思了一會兒，纔將信將疑，有了允意，忍痛趴伏在地，向雲鳳叩頭求饒。雲鳳知他最壞，能通人語，便先問他妖窟中情形，打算慢慢再拿話套他花中仙果服法用處，以免起疑。吁吁道：「太祖師自從近年得了白陽真人的十三頁天書圖解，時常自言自語，欲學天書，須把以前所學道法全部丟去，未免可惜；不然，又恐不能將天書道法學全。後來遇見太師伯湖北花山孫洞玄真人，教他兩樣都學之法。由此把每日打坐時刻分爲兩次：一次練舊功，是在白日午未申三時；一次練新功，是從亥時起練到寅末卯初。因這次比日裏要緊得多，除了隨身換班的十一護法童子外，還埋伏了各種仙法。外人一進去，必要昏迷倒地，直到他功課做完，起身處治。一經被擒，休想活命。起初要去小人，俱被他將生魂收去，以作祭煉寶幡仙幢之用。自得仙書，聽了太師伯之勸，每次總要挑出幾個不殺，用仙法修了歧舌，教會人言，收爲徒孫，各傳道法。如今連我和死去的顛顛，已有三十五個小人了。預計要收七十二個，還差着一半呢。此時他正在入定，人和死了一般，要到天明之後纔醒。大仙如要前去殺他，倒是時候，不過屋中仙法厲害。那冰屋共有前、左、右三個門戶。左門看不出，內中仙法最是厲害。前門和右門，俱要差些，尤其是右門，更無甚稀奇。大仙進了右門，祇須將迎門那面長幡一搖，裏面埋伏便破去一半了。我將這機密泄漏，不敢指望別的，祇求大仙先將我斷臂醫好，再把你手上那朵花賞給我聞上一聞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

雲鳳先聽妖人得了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，不禁驚喜，知道又是一番仙緣巧遇，便靜心聽他說了下去。後來聽吁吁說那冰屋情形，既然左門厲害，當然願誘來人進入，爲何不易使人看出？已知有詐。再一聽他索要仙花一聞，越猜這小人詭詐，不懷好意。故意問道：「你知我這朵花哪裏來的麼？」吁吁滿臉好笑，答道：「這花聽太師祖說，乃山腹五金之精，與千萬年玄冰極寒真氣，融洽孕育而生，祇本山纔有。雖然難得，不過清香好看，聞了止痛，並無多大用處。大仙適纔腳底沒有煙雲，又沒光華圍身。前日太師祖也說，

大仙好似不會騰空，定是崔五姑新收徒弟，不知用甚厲害法寶，出其不意取勝，故此當時未追。現在又同尼尼他們一路來，必非雲中飛落。落腳的地方，又當天鏡崖前，那裏正有一朵花出現，我們還沒采到手，不知怎地會落在大仙手中？大仙要它無用，如賜與我，本山奇花異果甚多，多取來奉上如何？」雲鳳聞言，暗罵：「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孽障！死在眼前，還敢使詐愚人。」等他說完，喝道：「該死的東西！竟敢在我面前鬧鬼。此花名爲晨露。你們採時，須等天明。我祇路過，略施仙法，便唾手而得。你當我不知來歷麼？妖人窟穴所有埋伏，豈能困我？無論打從何門進入，妖術邪法，立時瓦解。我不過一念仁慈，想饒你一命，纔命你供出實話。你卻一味花言巧語，打算行詐，豈非自尋死路？快些說了實話便罷，如若不然，休想活命！」

吁吁見雲鳳知道那花來歷，看出虛假，當時惜命，也頗害怕，祇得含淚答道：「實不瞞大仙說，以前太祖師並不知本山有此仙花。後來在天書中悟出，便命我等閒時遍山尋找。那花出現時，多在黃昏暗處。我等眼睛俱用仙水洗過，能在暗中看物。手裏又有法寶兵器，無論是甚毒蛇猛獸，祇須將法寶兵器一抖，冒出一股神煙，立時昏倒，不用解藥，萬不會醒。一年多工夫，祇死了的顛顛尋見過一次，太祖師甚是歡喜。花片可以醫治各樣瘡傷，不能服食。如我這條斷臂，如得一片，齊斷處包紮，當時止血止痛，不消七日，即可接上。花中仙果，最爲貴重，生喫下去，可抵道家百年修煉之功。祇是從花心採摘時，須細細認準它向上微彎的一面，順着勢子一折就落。採到手，再就斷處一吸，果中仙露便就到了嘴。如果手勢稍偏，一折不斷，便難再折。尤其不可用刀去切，一切金鐵，必與金鐵同化，一般堅硬，汁水立枯。太祖師頭一次得了此花，不知就裏，除花片採下做藥外，仙果變成了一枚金果，至今尚在，效用全失，事後甚是懊悔。又命我等搜尋，終未尋到。今日傍晚，顛顛來說，他又尋到一朵，剛剛出現。因上次花開是在凌晨，天書上也有這種解說，不開不但不能採摘，手一觸動，立即縮入石中隱去，再也不出。更不能有三人在側。因上次得花時，曾在那花附近見有一朵，可惜被它隱去。以爲這次或許也是兩朵，偷偷約我同去採來獻功。現在看出大仙這朵花片上，有上次我們同伴扯落的缺口手印，仍是以前隱去的那一朵，纔知大仙得自崖上，以爲大仙路過採得，不知就裏；顛顛又死，無人對證。想騙到手，喫了果中仙露，再求大仙釋放，逃回王洞。一切無知，望乞大仙不要怪罪，饒恕一命吧。」隨說隨哭，叩頭不止。

雲鳳原本心軟，見他臂血淋淋，哀哀哭訴，痛得面都變了紫色，心想：「我何必與這區區小人一般見識？且將仙果採下服了，如果所說不差，放他何妨？」一看那花心中異果，果如吁吁所言，果柄向上面略彎。覷準向背，輕輕一折，隨手斷落。斷處水珠直冒，清香撲鼻。試用口一嚐，甘芳滿頰，涼沁心脾。一口氣把它吸光，立覺神爽身輕，舒適無

比，知道不謬。不欲失信小人，便命咪咪去將斷臂尋來，將花交與沙沙拿着，摘下一片，親自與他綁紮停當，命其急速自行逃回老家去，以免少時玉石俱焚。吁吁叩頭稱謝已畢，行時哭說，歸途大鳥蛇獸甚多，兵刃和囊中防身之物俱已失去，請求發還。並說祭壇被攝，多年未歸，要請沙、咪二人伴送到左側轉角之處，略微指點，便可尋路回去了。雲鳳因那有毒藥冒黃煙的兵器害人，不允發還。一查適纔搜出之物，尚有兩張弓、六支小箭，叫他試了試。除比小王手下所用弓勁箭利外，似無異狀，其餘也無甚奇特的東西。祇把兩面小妖幡扣下，餘者都給還了。她因爲前面轉角是個登山的缺口，相隔不過十丈，不疑有變，便命沙、咪二人如言相送。沙、咪二人聞命無奈，祇得同了吁吁起身。

因爲那地方在妖窟的另一面，急等送完吁吁回來同行，沙沙一忙，也未將手中花放下。雲鳳知二人腿快，少去即轉，未喚住，祇拿着那枚吸空了的仙果，在手裏端詳審視，全未在意。咪咪留心，知道吁吁的話靠不住，卻不知要鬧甚鬼，正在心疑，已隨了吁吁走到山缺口邊。這時吁吁迥非初見時兇狠之態，滿口俱是悔過之言。沙沙聽了他的甜言蜜語，還不怎樣。咪咪始終加以防備，見他到了缺口處，後面雲鳳、尼尼已被轉角處危石擋住，看不見人，還沒有作別之意；又見那缺口形勢祇是山腹中裂，現一巨罅，不特望不見來的路徑，而且不能打此上山，與他所說在此可以指點路徑之言不符，越發疑心。忙喝問道：「吁吁，你要我們送你到哪裏去？這裏又不是登山的道路，看不見山那邊，怎麼指點你的歸途？你如真不知方向，就在這裏指說尚可，否則我們隨侍大仙，俱有要事在身，那我們就不奉陪了。」吁吁早看出雲鳳不會騰雲駕霧，以爲決非妖人對手，哪裏肯往回路走。不過心恨沙、咪二人勾引雲鳳來此，當時暗算力有不敵，特意假作請二人指點路徑爲名，誘到山缺口裏，雲鳳看不見的地方，來個冷不防，用邪法將二人迷倒，繞山側小徑逃回去，與妖人報信。及見沙沙來時，手中仙花並未放下，更趁心意。口裏說着好聽的話，身子漸漸緊挨着沙沙並肩而行，祇盼再走近缺口兩三丈，便即下手。忽聞咪咪在身後喝問，喫了一驚，忙回臉答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這缺口出去，便是山那邊。現在暗中，你眼力不濟，再走十幾步，就可看出了。」咪咪喝道：「幾十里厚的山，這一點遠近就可通過？你哄鬼呢！有話快說，再如往前，我們走了。」說罷，便去拉沙沙，忽聽空中嗡嗡作響，還未及擡頭觀望，吁吁情知咪咪起了疑心，又見他伸手拉住沙沙，回顧雲鳳、尼尼，已被山石隱住。心想：「再不下手，就來不及了。」忙答道：「兩位既不肯送我上路，我以前雪山實未來過，請你們把方向途徑略說一些如何？」咪咪氣忿忿地正在解說，吁吁便乘此時機默誦邪咒，暗使妖法。沙沙也看出他聽話時神態不對，身子祇往自己湊來，也覺有異，但未想到他斷臂初接，死裏逃生，會有那麼大膽子。剛在心疑，吁吁業已誦完邪咒，忽然將身朝沙沙一撲，一手將沙沙手中仙花奪去，縱步如飛，往山缺口中逃走。

其實吁吁當時如用妖法，沙、咪二人必然被害無疑。祇因心涎那朵仙花，知此花不能沾土，恐二人迷倒時落在地上。又因右手新接，不能使用，剩下一隻左手，無法兼顧。意欲先將仙花劈手搶來，銜在口中，回身便跑，二人必然追趕，再用左手掐訣行法。誰想人算不如天算，命中註定該死。沙、咪二人見花被他搶去，又驚又怒，各舉刀箭拔步便追。就在二人剛剛起步，吁吁將要行法之際，忽聽空中嗡嗡之聲越近。咪咪一按手中弩箭，尚未發出，忽又聽前面轟的一聲，從空中飛下數十條半尺長短黃晶晶的飛蜈蚣，一窩蜂似齊往吁吁頭上撲去。接着便聽一聲慘叫，吁吁連人帶花，被那數十條蜈蚣咬住，凌空而起，手足掙了幾掙，便沒聲息，想已被蜈蚣咬死。眨眼工夫，隱入暗雲之中，不知去向。後面雲鳳聞得二人喝喊與天空嗡嗡之聲，也已趕到，望見許多身有四翼、形如蜈蚣的怪蟲，將吁吁銜去。一問就裏，想起得花時所見洞頂蜂巢般的東西，與得花離崖所聞怪聲，定是此物循着花香而來。區區小蟲，如此厲害。那花如在沙沙手內，亦是必死；便是自己拿着，也不見得能不受一點傷害。不想吁吁一時行詐，倒做了替死鬼。好在果中仙液業已服食，那花不過能做傷藥，無甚可惜。見沙沙失花害怕，反倒安慰了幾句。因這一來，那枚空果殼也不敢隨便拿着，忙裹入包中。帶了沙沙、咪咪、尼尼三人，往妖窟進發。

那妖窟深藏在一條暗谷中間的懸崖之上，相隔山麓還有多里，沿路俱是崆崖峭壁，鳥道蠶叢，形勢奇險，景物幽絕。前行不遠，雲霧忽開，山月漸吐，光照林壑，清澈如繪。又走出六七里路，轉過一個谷中的曲徑，行至崖腰高處。三小忽指前面，低聲說道：「那不是妖人住的冰屋麼？」雲鳳聞言，順指處一看，谷盡處，地勢忽然展開，當中現出一座數十丈高下的四方广崖，前臨幽谷，林木繁茂，後倚崇壁，積雪皚皚。妖人冰屋就設置在广崖當中，大約一畝，高有十丈。尼尼說是比前高大得多，想是近年收了小人之故。白雪爲頂，堅冰做牆，晶瑩朗澈，似與星月爭輝。冰屋外面有十來個小人，正在崖上馳逐舞踊做戲。細一看，那些小人的身底下，都是虛飄飄的，有時竟凌空飛翔，離地數尺。知是練習妖法，並非戲耍。冰屋外觀雖似透明，裏面人物情景，卻是用盡目力，一點也看它不見。心想：「妖人此時雖在打坐，祇是這些小人甚爲惹厭，他們耳目異常敏銳，稍一近前，必被警覺。打草驚蛇，還是小事，這次不比上次，可以出其不意，暗中取勝。聽那已死小人之言，妖人似已看出自己僅憑法寶，道力有限。明裏交手，必非其敵。時機難再，又不便在此久延。」停步想了想，見广崖下有一條小磴道，猜是妖人所設，以備羣小上下之用。崖形陡峭，磴道鑿石附崖，徑甚紆曲。看神氣，不到將近崖頂，不易被上面的人窺破。不過由磴道上去，須從上下落谷底，然後小心貼壁猱昇上去，也難不被上面羣小看見。

正在尋思，沙沙來說：「尼尼說記得崖後並非垂直，乃是一個斜坡，老樹蔭濃，參天蔽日。頭一次小人採藥，初遇妖人，便打此道逃回。如由那裏上去，沿途皆有隱蔽之所。祇不過多年未來，不知有甚變動沒有。崖後大山，高到望不見頂，上面滿生各樣有用藥草。」雲鳳聞言心中一動，便命尼尼引路，隱藏着身子，急速往崖後繞過去。

尼尼路徑本熟，雖是多年未來，此時身臨其地，全都想起，徑引了雲鳳等三人，沿着崖壁，往上攀越。翻過谷旁峭壁下落，便是一條極深的枯澗。澗中蔓草叢生，老藤盤屈，日光不照，黑暗已極。一大三小四人，就在澗壁上攀蘿援葛，魚貫而進。不消片時，尼尼算計將到，微探頭往上一看，果然正當崖後。四人上望，由下往上，俱是斜坡，松杉競生，枝柯繁盛，陰森森的，都是千年以上古樹。崖上冰屋小人，俱被林木遮住，看他不見。雲鳳恐錯過時辰，忙引三小繞樹穿行，往坡上跑去。將近崖頂，樹林忽盡，削崖挺立，祇有數丈高下，中間還有一條丈許寬的大道。雲鳳想：「這般上去，反正要被羣小覺察，崖高祇有數丈，何不突然縱上，出其不意，徑直衝進冰屋，寶劍齊施，殺死妖人，再行處置羣小，比較神速穩妥。沙、咪等三個雖然智勇，終敵不過人多，何況崖上羣小俱會妖法，自己如勝了還好，不勝豈不白白送命？偏生三小俱都忠心，適在路上，連命尼尼引到地頭回去都不肯，沙、咪二人更是立誓相從，死生不二。如命他們藏在下面，見自己上崖多時沒有動靜，急速回走逃命，必然還是不肯。並且這話也不好說。上去又凶多吉少。」正要設詞囑咐他們，猛見咪咪已獨自順着當中那條坡道往上爬，將達崖頂，心中一驚，又不便高聲喝止。幸而咪咪探頭一看，便即飛至崖下。雲鳳未及申斥，咪咪已拉雲鳳蹲下，附耳悄聲說道：「崖上小人，有好些都是我們三個的親友呢！我看他們一面跳着，不時三五成羣附耳低語，指着冰屋，滿臉慶幸之容。下來時，彷彿聽到近身處兩個小人在盼妖人死了好回去，絕不似先見的顛顛、吁吁兩個那麼可惡，說的都是大仙一樣的話語。如引下兩個一問，豈不有用麼？」

雲鳳暗忖：「有小人臥底固好，但恐其心難測，一個不巧，反倒壞事。」正在躊躇，忽聽沙沙微吁了一聲，立時箭射一般，往側下面樹中便縱。咪咪、尼尼也已相繼縱去。雲鳳趕近前一看，乃是兩個小人，一跪一立，業被沙、咪等三人按倒在地。內中一個，似與三小相熟，低聲急喊：「沙沙好人快放手，稍遲沒有命了。」接着便聽身側吁氣之聲。偏頭一看，離二小人不遠，蹲伏着一個怪物，形如壁虎，長有丈許，卻有兩條寸許粗細、比身子長出兩倍的尾巴，巨頭闊口。目閃碧光，其大如碗，凸出在前額之上。口裏平吐出七八條如蛇信一般的火焰。通體皮肉，是暗綠色中夾雜着一些灰紋，上面滿是污泥，爛糟糟的，像腐了一般，看去異常污穢，時聞惡臭。本來蹲伏在地，見了生人，緩緩站

起，這纔看出那東西頭頸間還綁着一根細鐵鏈，繫在一株古樹幹上。那兩條細長尾巴，竟是可伸可縮。祇往前爬了兩步，便即停止。倏地肚皮一鼓，兩條長尾，直向衆人立處先後飛射過來。可是並不傷人，祇在挨近人身數尺以內的地上抽打了一下，便即縮轉。

雲鳳時刻留心，寶劍原在手內握着，情知不是善類。因它行動遲緩，又被鏈子鎖着，長尾打出雖快，卻打不着人的。想屏氣忍着奇臭，仔細觀察，到底是甚怪獸之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怪物的長尾又二次打到。雲鳳立處靠前，與怪物相隔較近，祇覺身上微微打了一個寒噤。偶一回臉，見那兩個被按倒的小人業已嚇得面如土色，齒牙震顫，拉着沙沙低聲急語。正要過去詢問，咪咪忽然卻步急語道：「大仙還不將這怪物殺死，它那毒發出來，我們都沒命了。」言還未了，怪物長尾又在近處地上打了一下。雲鳳剛聽叭的一聲輕響，身上又是一個寒噤，猛地省悟，知是這東西在那裏作怪。更不怠慢，連忙一橫手中劍，身子一縱，飛上前去。正要斫落，忽聞惡臭愈烈，頭腦悶脹，暗道不好，忙往外搶先噴氣，以防把毒嗅入，再將口鼻閉住。那怪物也甚警覺，一見敵人飛來，口裏一聲梟鳥般的低叫，兩條長尾相次往上揮起。雲鳳身法何等矯捷，撥草尋蛇，往雙尾上一揮，就勢一劍，朝下斫去。怪物身子被鎖，無法逃走，連第二聲都未叫出，立時長尾飛空，屍橫就地。雲鳳恐中了毒，一得手，便提劍凌空，斜飛出去。那怪物雙尾雖斷，仍有知覺，竟如飛蛇一般，朝雲鳳身上射來。幸得雲鳳輕靈，身剛飛出，聞得腦後風聲，一眼瞥見前面有一株古樹，手按樹身，往側一偏，轉風車似翻向樹後。方一落地，便聽滋滋兩聲，偏頭一看，兩條怪尾已先後如長竿也似筆直釘向樹上。

正要往衆小人身前走近，忽見沙沙放了那兩小人，五小一同起立，就在原處站定，不住搖手，連說帶比，不要雲鳳近前。這次相隔較遠，小人語聲本來不大，五小恐被崖上人聽見，說得更低。雲鳳知有緣故，祇得停住。沙沙這纔帶了一個小人，留神看着地面走來，走到相隔怪物長尾打落之處約有七八尺以外，方行立定。招手將雲鳳喚至離身一丈遠近之處，重又用手止住說道：「大仙殺的，是這裏妖人餵的怪物，名爲七步響尾壁龍。最厲害是那兩條尾巴，它喫人時，先用兩尾一遞一下朝那人身旁不遠的地上打去，打過的地方便留下一條黑印和極細的涎絲。人一挨近，它那長尾能屈能伸，立時覺察，飛將過來，將人絞死，勒成粉碎喫了，其毒無比。如今雖被大仙殺死，毒氣還在，不但地上，凡是長尾下落的那一片都有，踹上去便不得活。現在這兩面的地皮都被壁龍長尾打過，人不能進出，後面又有埋伏，我們五人都困在這裏，不敢出來。須請大仙從七丈高處飛越進來，再帶我們照樣飛出，纔保無患。」雲鳳雖不信怪物已死，毒涎絲仍停留空中，因沙沙說得急切，便依言縱過，問道：「你們這樣大驚小怪則甚？前面說有怪物遺留的毒絲，後面走有甚妨礙？你三人不是打從後面來的麼？」

咪咪已領了那兩小人上前拜見，聞言答道：「這兩個俱是我們三人親族，祇因前年祭獻時洞中犯罪人少，湊不齊那麼多小人，小王當衆招募，他們自願捨身，被妖人攝到此地。見他二人伶俐，挑選下來，團了舌頭，做了徒孫，沒有殺害，兩個取名健兒、玄兒。他兩人原是親兄弟。今早玄兒犯了錯，想要逃走，被妖人捉住，用妖法將他困在此地。如果三日內壁龍沒將他喫去，再行責打釋放。那壁龍長尾挨着人七步必死。可是身子被妖人用法鎖在樹上，整天鑽在污泥裏睡覺。玄兒被困的地方，就在這樹底下，祇要三天三夜，時刻留神，不出聲音將壁龍驚動，等它發威想喫人，用長尾打地時，記準打的地方，知道避開，或者也能逃得一死。適纔健兒乘妖人入定，偷些喫的前來看望。不想這次換了一樣妖法，祇要進到玄兒跪的地方三丈方圓以內，前進便是送死；仍從來路後走，便要被惡物喫掉，不能回去。他二人正在着急，大仙同我們便先後來了。說是前面沒有埋伏，怪物已死，祇是求大仙帶了大家，飛身縱出，便可活命。我三人已對他們說了來意。他們知道這裏小人十有八九都恨畏妖人入骨，無奈一逃出去，祇要走過我們來的那片雪山，不知怎的，身子便被陷住，不多一會兒，仍被妖人憑空攝還，不是立時被妖人殺死祭幡，便是捉來跪在這裏餵壁龍。即或妖人安心不要這逃人的命，行法時暗中加以阻隔，使長尾打不近人，也要嚇個半死。十人中至多隻活得一兩個。他們終日提心吊膽，除了已死的顛顛、吁吁和兩個名叫葛兒、福兒的外，巴不得妖人遭了天誅。個個曉得這四個心腹小人算是全小人中的小頭目，妖人打坐時，總是這四人分班領了別人，在冰屋之中護法輪值。偏巧今晚葛兒和福兒俱在冰屋之中，另兩個又死。餘人在上面並無職司，祇因無處可去，又不似那四個整天想討妖人的好，閒來滿山遍野，代他去找青白仙花。妖人回醒還有老大半天，一時沒事做，在那裏練習佈陣，上去一招，便可全引下來。他二人已經死裏逃生。」

雲鳳聞言甚喜，雖則小人力弱，不能倚以爲助，到底分去妖人一點力量，自己也可徑直衝入冰屋下手，無須有所顧忌。略一尋思，便尋健兒、玄兒說道：「我用不着你們做甚內應，祇要你們能對我說出冰屋虛實，妖人有無甚麼克忌之處，從哪一個門進去，裏面有何妖法埋伏，有無趨避之法，那十三頁白陽真人天書藏放何處，你們當他打坐時是否可以隨便出入，我進冰屋時你們或是先向別處躲開，或是裝作不見，這就行了。」健兒道：「冰屋中妖法，全在那些幡上。這三個門戶，中門、左門最險。中門人一進去，便即暈倒。左門進去有烈火燒人，甚是厲害。祇右邊一門可入，卻又隱而不露，外人不易進去。以前他打坐時，除身旁輪值護法的人外，別人本不準進去。還是去年冬天，他偶占一卦，說是災劫將來。他學那白陽真人天書上的道法，人一入定，有時竟和死去一般，雖然預先行有禁法護身，冰屋中滿布埋伏，終恐外人乘虛入內，萬一道法高強，雖不能

傷他本人，卻可將他辛苦煉成的法寶破去。又恐我們這些小人爲人劫走。這纔在這班人中，除葛兒、福兒等四人外，又連我弟兄兩個挑出十四人來，各人給了一道符，傳了一些法術。進屋時祇須往右一照，門戶道路立時現出。走進去不從幡下過，繞行上去，在他面前懸的一架小鐘上一敲，他便立時醒轉。不過人也祇能走到鐘前爲止，再近前仍是不能。這符我倒得有一張，大仙如用，當行奉上。那白陽真人十三頁天書，他視如至寶奇珍。偏生那書甚大，不能帶在身上法寶囊內。他爲此事，特地用千年黃桶做了一個匣子，供在屋頂上面。四外俱有妖幡圍繞，看去祇是一片光華，並不見書，祇恐不易先取到呢。壁龍被大仙所殺，我又不該私自與弟相見，他如不死，我二人決活不了。祇盼大仙能滅了他，叫做甚就做甚。至於剋制他的法子，卻不曉得。我們不能由後面來路出去，要大仙帶着跳出，便是因那裏放有一面小幡在作怪。」

雲鳳順他指處一看，果然身後崖壁插着一面極薄的白麻小幡，滿是用鮮血畫就的符籙，隱隱見有人影印在上面，看不甚清。此外並無甚別的異處。因聽小人說，近前不過被阻，除非硬要逃出，纔行昏倒。自己還要深入虎穴，豈可見此卻步？便把飛針也取在手內，打算試它一試。爲求謹慎，先挾着五小，如言飛越，一一帶出了圈子。然後囑咐五小暫候，重新縱入，故意往前。剛走上去丈許遠近，便見那幡無風自展。接着一團濃霧從幡上飛起，霧影中裹定五個渾身浴血、與小人一般大小的厲鬼，做出攫拿之勢，迎面緩緩飛來，漸近漸大。纔知那幡便是被害小人生魂所煉，愈發不在心上。迎上前去，剛一橫手中劍，那五個厲鬼好似知道厲害，便即停了步，做出又想傷人、又害怕的神氣，欲前又卻。雲鳳看出妖幡伎倆有限，本想用飛針將它毀去。後又想起在戴家場時，聽玉清大師等仙人說，左道妖法大半與本人相連。此時破了妖幡，難免被妖人警覺，既可縱將出去，何必多此一舉？試往後一退，那五個厲鬼也跟着追來，追到原處，便即自行隱去。雲鳳見五鬼追有一定界限，並不苦苦窮追，知是專爲禁制小人而發，便不理它。仍由高處縱出一看，祇沙沙、咪咪、尼尼三人在等，健兒、玄兒已往崖上招人去了。

等了不多一會兒，健兒、玄兒領了崖上羣小來到，齊向雲鳳下拜。一點人數，不算原來五小，已有四十五人。玄兒又說：「在冰屋中輪值的還有好些，除葛、福二小人死心爲妖人鷹犬、喜作威福、欺凌同類外，俱是受了脅迫禁制，無法逃歸，朝不保夕，並非本願。望乞大仙開恩，少時前去除妖，不要一體殺害。」餘人也是異口同聲，一般說法。並說葛兒、福兒挨近妖人，站在身側，各執一面三角妖旗，指揮全冰屋中埋伏，極容易認出。雲鳳暗忖：「這些小人境遇可憐，萬一自己不能獲勝，豈不害了他們？」故意低喝道：「你們所說，我也難以盡信。如今我命沙沙、咪咪、尼尼、健兒、玄兒五人監看着你們，等我除了妖人回來，再行發落。你們願否？」羣小知雲鳳是前日打傷妖人的神

仙，如今趕來除害，甚是放心，並無異言。雲鳳行時又囑咐大家，都躲往林中僻靜之處。如見妖人被自己打敗，逃經此間，略有動靜，急速各自散開，以免萬一妖人漏網，當時不曾除去，等自己走後重來，你們也可推作自在林中閒遊，並不知道上面有甚動靜。如被妖人看出破綻，可說正在玩耍，被一個手持枴杖、滿頭白髮的老婆婆帶到此地便了。妖人知你們能力本來不濟，也不致遷怒殺害。雲鳳原意，即使自己不濟，至多沙、咪等五人受害，不致累及羣小。說完，便不容羣小答話，從健兒手中要過那道妖符，便往崖頂飛縱上去。

行近冰屋一看，那冰屋中、左兩門甚是明顯，餘外都是煙霏霧涌，雲鳳不知哪是冰屋。自從妖人得了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，打坐時，已使妖法在內遮蔽，以免護法小人看見外面景物分心。除妖人自己，裏外都看不見。還以爲冰牆透明，由內可以看外。雲鳳恐被屋中人看出，不敢由中、左二門經過，特地鴛伏鶴行，繞向右面。心裏默祝着五姑靈佑，手取妖符一照。那妖符是一面兩寸來長、一指多寬的竹牌，上面繪着許多骷髏符籙。纔向冰牆一照，牆上煙霧便即散開，現出一個二尺多高、僅供小人出入的門戶。悄悄探頭一看，屋中幡幢林立，二十多個小人，各執一面妖旗，閉目合睛，按八卦形式站在那裏。當中坐定前日所見的妖人。身旁果有兩個執三角小幡的，這兩小人眼卻未閉，一手還各持一根長鞭，向四外小人查看，祇要稍有移動，便一聲不響，揮鞭打去。看去此鞭連柄不過三尺，可是無論多遠，都可打到。嚇得那些小人如泥塑木雕般，長鞭打到身上，氣都未見敢喘。知是葛、福兩小，見他們倚勢凌踐同類，羣小畏之如虎，好生忿恨。心想：「這兩個小壞種，如不同時除去，他們手中那兩面旗，便是妖法樞紐，見人揮動，妖法發作，事就更難辦了。」還算好，右門當中兩小的側面，相隔又不遠，算計一縱可達。當下仍照前會妖人之法，先把氣沉下去，取出飛針，一手握着寶劍，輕輕移進門去。進屋纔數步，葛、福兩小似已有了覺察，心裏還祇說是自己人有甚要事進屋，向妖人稟告。剛一轉臉，雲鳳早急忙將身子一縱，飛上前去，右手舉劍，一個順水推舟之勢，平揮出去。兩小見一個從未見過的大人飛近身來，剛在喫驚，「咦」了一聲，還未及看清來人面目，劍光過處，身首異處，屍橫就地。

雲鳳右手劍纔往上一推，左手飛針也跟着向妖人發出。這一針按說妖人本難活命，也是妖人積惡如山，不能讓他這等輕易死去。自從日前受傷回來，總是心神不定，屢次卜卦，都無佳朕。嘴裏雖說得硬，要去尋那日前所遇女子報仇，實則震於白髮龍女崔五姑的大名，不特不敢去尋她門人的晦氣，並且時刻都在提心吊膽，深恐人家跟蹤尋上門來。又加傷勢初癒，真氣受損，盡管照常用功，卻是不能久坐。無巧不巧，恰在這時醒轉，聽見小人驚咦之聲，便疑有變。一開眼見面前光華一亮，正是前所遇仇人，正待施爲，雲

鳳飛針已是發出。妖人喫過大苦，驚弓之鳥，一見又是一溜雷火飛到，連忙將身從座上借遁光縱起。祇顧急於逃避，卻忘了身後攝魂法壇和座位上插着的那面主幡，人雖沒有受傷，這兩件要緊法寶卻被雷火過處，炸的炸，毀的毀，數十百道黑煙飄散處，化爲灰燼。他見來人一到，先殺了兩個主要的護壇使者，屋中妖法重重，也全無效用，又將這兩樣法寶毀去，他不知雲鳳事出無心，以爲是個行家能手，尋常妖法必然無功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更恐來人將多年辛苦經營的巢穴毀去，太覺可惜。明知不敵，癡心還想將敵人引出，作困獸之鬥，便往屋外飛去。妖人這一怯敵，無形中卻給雲鳳平添了不少便宜。一飛針雖沒傷着敵人，卻打毀一罈一幡，冒起好些黑煙，也不知有甚麼玄虛，見妖人不戰而退，心中大喜，膽力越壯，喝聲：「該死妖人哪裏走！」便捨了屋中羣小，追將出來。

雲鳳身法雖快，終是步下，哪有妖人迅速，到了外面，妖人已無蹤影。正不知應向何方追趕，猛想起日前除那許多雙頭怪蛇時，飛針原能隨意指揮收發，現在看不出妖人逃走方向，不知能否如意？且試它一試，再作計較。當下把針托在手上，心中剛一默祝，一溜雷火已飛起空中，祇略一旋轉，便向來路崖下投去。奔向崖邊一看，妖人並未逃走，站在左側林前空地之上，禹步行法，身畔飛起一道夾着火星的青黃光華，將飛針敵住。再看羣小，除尼尼臥在地外，沙沙、咪咪、玄兒三人不知藏向何處，餘人也都四散藏起。祇健兒同了另外幾個小人，想因藏的地方不妙，恰是敵人所畫的圈子裏，已被發現，無法躲藏，俱紛紛向着妖人訴說雲鳳所教的那一番話。雲鳳見妖人未去，卻在那裏口中喃喃，指天畫地。飛針又被妖人用法寶敵住，手中還剩一口寶劍，不知他使的是甚邪術，絲毫不知應付之法。雖然腳底仍待飛身縱落，心中卻是有些憂慮。一聽健兒等所言，忽然靈機一動，就在將往下縱之際倏地停步，向後故意央懇道：「弟子初次行道，求仙師賞一全功，待弟子擒不住妖人時，再行相助不遲。」一面說，心中暗祝五姑默佑，休使曾孫女兒敗於妖人之手。一縱身往下跳去，大喝道：「大膽妖人，還敢負隅。我奉仙師白髮龍女崔五仙姑之命，前來拿你，快快束手受擒，饒爾不死！」隨之一手握寶劍，往前便跑。

妖人一聽雲鳳那般說法，又見所放法寶是一條梭形的雷火，隱隱帶有金芒異彩，與各派不同，極似平日所聞淩、崔夫婦二人的家數。自己的子母飛星架僅抵得片時，以備抽空行法，敵人一運功，便敵不住。以爲真個五姑親來了，否則一個剛入門不久、連縱遁飛行尚且不會的幼女，決不致命她一人下山涉險，爲師門丟臉；便是本人，也不會有此大膽。健兒等又是異口同音，都說在崖上玩耍，被一個銀髮持拐的老婆婆用手一招，便身不由主分落崖下，晃了一晃，無影無蹤。兩下里對證，越想越真。前輩劍仙中有名的辣

手，自己如何能敵？不由情虛膽寒，幾乎將已拿出來要行使的數十面三角妖幡重新收起，見機逃走，免得和以往死在淩、崔夫婦手下的妖人一樣，身遭慘戮了。當這進退瞬息之際，猛一眼看見四外出現了好些個小人，十九俱是自己收的徒孫，內有一兩個面生小人在裏面，俱各滿面笑容，有的還對着自己戟指互語，頗有叛意，心中好生奇怪。

原來沙、咪和衆小人過信雲鳳，又見妖人逃下崖來，雲鳳便跟蹤追下，愈發認爲妖人必死無疑，大半放心大膽，從各藏處鑽出，看妖人怎生就戮，以泄平日之恨。不料這一來，卻幾乎害了雲鳳。妖人見了羣小，忽然心動。暗忖：「敵人兩次俱打着白髮龍女崔五姑旗號，始終未見五姑本人的面。一下崖，又祇用虛聲恫嚇，並未急速追來，頗有怯敵之意。前日相遇，無心中喫了大虧，本猜是那小人的王約請來的幫手。適纔剛制倒一個生人，未曾細問。如今又在衆徒孫中，發覺這兩個面生的小人。以前葛、福等四徒孫原說羣小思家，心存叵測。自己還想小人雖極聰明，並無甚能力，決無此事。看今天他們神氣甚是可疑，莫非在這兩日中，小王暗中派了他們同類，帶了仇敵，乘自己打坐入定之時，勾引他們內叛，打聽出虛實避忌，想行刺不成，再將自己嚇退？那賤婢或許是五姑的門徒，可是背師行事，五姑卻未親來，否則這等道法高強的人，要這些小人做內應則甚？此事還須慎重，休要溝裏翻船，中了賤婢的道兒。她不過是一寶一劍，並未見有甚別的出奇之處。兩次俱是邃出不意，被她佔了便宜。就是敵不過她，祇要留心應付，一見真不濟，再行捨此逃去，也來得及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妖人念頭剛轉，雲鳳已跑到跟前。妖人見她不但沒有別的伎倆，連現成空中一件異寶都似新得到手，祇知發放，不會以本身真氣運用。更料定來人剛入門不久，一些道法不會，便偷了師父法寶，下山闖禍。自己白虛驚了一場，不由氣往上撞，目露兇光，獰笑一聲，怒喝道：「不知死活的賤婢！那日你祖師爺遭你暗算，還未及尋你算賬，今日上門送死，又暗傷了我的法寶。現在馬腳已露，還要打着老虔婆的名號。休說是你，便是老虔婆本人親來，又當如何？少時就擒，你祖師爺如不將你這賤婢擺佈盡興，萬剮千刀，以報前仇，誓不爲人！」說罷，手一揚，便是數十道五色煙霧，箭一般從空下落，將雲鳳團團罩住。

雲鳳人本謹慎仔細，知己知彼，雖然兩次出手，俱佔上風，並不以此自驕。總覺自己不會法術，祇憑一寶一劍，一有不濟，萬事皆休。一聽妖人看破行藏，詐未使上，便知不妙，立刻停了腳步。再見數十道彩煙射落，心中大驚，不知如何禦敵，祇得將新學劍法施展開來防身。妖人眼看敵人就要暈倒，忽見煙中現出一道光華，將敵人身形裹住，電閃星馳，上下飛舞，暫時竟難傷她。並非身劍合一，卻能人劍不分，也看不出是哪一派的家數，也自驚奇。心想：「任你劍法多好，反正你逃不出去，稍有疏忽，祇要我的五行神煙一射到身上，也不愁你不束手受綁。現在那些謀叛的小孽障，正好乘此時機，捉

來審問明白。等敵人少時昏倒，再設法去收她那法寶。」心中打着如意算盤。再一看四外小人，就這一轉瞬間，想是看出仙人被困，神氣不妙，俱都紛紛逃沒了影。祇有健兒等，因自己先前重視敵人，打算佈置最厲害的迷魂法術，引他們入伏，恰巧他們都落在圈子裏，無法逃避。又想起五姑雖未見過，聞得人言，她雖生就滿頭銀髮，卻似一個半中年的美婦，既然聽說是老婆婆，適纔所說，分明不對。以前祇說小人們個個聰明，收爲徒孫，免卻一死，以備異日大用，不料轉眼之間，全數背叛。越想越咬牙切齒痛恨，決計少時除了仇敵，捉住羣小，都殺了祭幡，一個不留。一眼看見健兒等尚在圈內，一個個戰兢兢，望着他嚇得直抖，愈發暴怒如雷。一面行使妖法，去制雲鳳；一面圓睜怪眼走過去，伸出鳥爪一般的手臂，當胸一把，將健兒抓了過來，往地上一擲，怒罵道：「你們這些昧良的小孽種，師爺爺當初大發慈悲，饒你們幾個不死，又開宏恩，收爲徒孫，哪些不好？爲何一旦之間，勾通外賊，叛逆行事？還敢打着崔老虔婆的旗號，幫着仇敵行詐。你們沒見那賤婢胎毛未褪，道法全無，至多盜了一兩樣法寶，偷下山來，與老虔婆現眼？自被你師爺爺看破，微一舉手，便成了網中之魚。少時擒到，定要將她挫骨揚灰，再將你們一齊殺死，方消我恨！祇是你們這些小孽種都隨我多年，今晚打坐時，還沒有看出你們破綻，心變得這麼快，到底是全數同謀，還是受了幾個壞人的蠱惑，何人爲首？快快招出，免得惹爺爺生氣，你們臨死也不得痛快。」

健兒見仙人被困，自知無幸，打算把罪過都攬在自己一人身上。心一橫，神氣頓壯，慨然大聲說道：「我們有甚人蠱惑，要背叛你？明明大家都在崖上練習佈陣，遇一個手持枴杖的白髮女仙，手一指，便到了此地。老妖鬼你看，你那餵來害人的怪物，不也是被仙人殺死了麼？」還要往下說時，妖人一聽他出言頂撞，又罵他是老妖鬼，不禁大怒，口裏罵道：「小孽種，活見鬼，便是老虔婆親來，我也把她碎屍萬段。我先把你喫了，看她救你不救？」說罷，剛要抓起健兒，去下毒手，忽聽身後有一女子聲音笑道：「大膽妖孽，當真地要見我麼？」妖人驟出不意，不由喫了一驚。回頭一看，一個手持枴杖、滿頭銀髮的中年美婦，正含笑站在那裏，手指自己點頭呢。一想到那形相正是傳說中的白髮龍女崔五姑，未免膽寒。麥着膽子，喝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前來管我閒事？」那銀髮婦人道：「你不是要見我這老虔婆麼？我來了，你卻不認得。似你這等妖孽，真把你祖師的臉面丟盡了呢！」說到這裏，突地綠眉插鬢，面容遽變，左手枴杖一指，一道五色毫光朝着妖人電射而出。同時右手一揚，又是一團雷火，朝雲鳳圍身的那團煙霧中飛去。再一指空中飛針，雷火大盛，將妖人法寶裂爲粉碎，流光四散，飛落無蹤。妖人一見情勢不妙，嚇得心膽俱裂，也把手一揚，數十面妖幡化成數十道黑煙，夾着無數啾啾鬼哭之聲，朝前飛去，準備阻擋一陣，好駕遁光逃走。剛要遁起，便聽銀髮婦人笑喝道：「你已惡貫滿盈，還想逃麼？」接着便聽一聲霹靂般的大震，立時眼前奇亮。擡頭一看，

先見那道五色毫光不知何時飛向高空，似光網一般，佈將開來，交織着往下壓到。一震之後，紛紛飛散，銀雨流天，萬星飛射。妖人身纔飛起數十丈上下，四外都被圍住。剛喊得一聲：「大仙饒命！」祇見千萬點銀芒往當中一合，當時全身化爲飛灰，形神俱滅，屍骨無存，死於非命。

這邊雲鳳正在力竭難支，忽見一團雷火飛將過來，祇一照，便將妖煙邪霧一齊消去。定睛一看，前面站定銀髮美婦，正是叔曾祖母白髮龍女崔五姑。不由喜出望外，忙即飛跑過去，近前跪下，口尊曾祖，叩謝活命之恩，並求饒恕她離山之罪。五姑笑道：「這難怪你，是我臨時受了至友之託，來晚了些日子。雖累你受些苦楚，卻因此得益不少，還收了這兩個小人，足可供你山居奔走之用了。」說時，妖人業已伏誅。五姑吩咐羣小聚集攏來，去至崖上，發付完了再說。雲鳳忙將沙沙、咪咪、尼尼、玄兒四人從藏處喚出，連健兒一起尋來。羣小除已死的四個不算外，共是七十二人，隨五姑去至崖上，走入冰屋裏面。由五姑破了妖法，放了已死小人魂魄，由他們自去投生。又取了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。將屋中小人一律喚出，用雷火炸毀了冰屋。好在四個極壞的小人已死，其餘俱是脅從，都跪在地上謝恩不迭。五姑正要行法送他們回去，健兒、玄兒、尼尼三人忽然跪近五姑、雲鳳身前，再三乞求寧死不願回洞，願隨二位大仙前往山中服役學道。五姑見健兒、玄兒俱甚聰明，根基頗厚，祇尼尼年老一些，便對雲鳳道：「你所收二小人都好，自然跟你上山無疑了。這些小人，個個聰明，我也想挑兩個，與一位道友帶去，做那守洞童兒。難得他們出諸自願。這一個本元已虧，跟了去也是無用。就帶這弟兄兩人吧。」餘下小人看出便宜，也都紛紛要求。五姑看了看，對尼尼道：「仙緣前生註定，此事不可勉強，我送你們回去吧。」說罷，吩咐雲鳳同沙、咪、健、玄四人在崖頂暫候，等她回來再行，同上白陽崖去。雲鳳恭稱遵命。尼尼等還要再求，五姑袍袖揮處，一片毫光，已攝了羣小凌空而起。雲鳳自在崖上靜候。

等不一會兒，忽聽破空之聲，擡頭一看，一道經天長虹，青光耀目，本由東往西飛過，倏在空中一個轉折，眨眼工夫落到面前。光斂處，現出一個鳩形鵠面、穿着一身黑衣的中年婦人。四小人當是妖怪，嚇得四散奔逃。雲鳳在戴家場見過世面，看出來人劍光不是妖邪一流，忙一定心神，正要上前施禮請教。那婦人已開口問道：「你是何人門下？看你投師未久，怎得在此？那幾個小人，是哪裏來的？」雲鳳躬身答道：「弟子淩雲鳳。家師白髮龍女，又是弟子的叔曾祖母。現往山那邊，少時就回。不知仙長法號怎麼稱呼？因何降此？望乞見示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淩叫花的曾孫，崔五姑的門徒麼？資質倒也不差。我姓韓，多少年不曾出門了，今天還是第一次，往赤城看個朋友回來。因聽他說，這裏小人國附近白陽山腳下，盤踞着一個妖人，專一殺害小人，祭煉妖法，無

惡不作，名叫膝角，乃寒山妖道鍾量的孽徒。我那朋友現正走火入魔，焚信香求救，將我請去，剛給他治好，還不能出門，請我便中將這廝師徒除去。歸途順道寒山，那廝已用他那獨門煉就妖術掌上乾坤衰區片影之法看出我將到達，知道不敵，預先帶了兩個孽徒，逃往廣西黃曲山惡鬼峽萬丈泉眼之內潛伏，不易搜除，我又急於回家，本想日後再來除害。行經這裏，空中遙望，見你和幾個小人在此，先以爲是膝角妖黨，細看不類，就便下來，看個究竟。看這裏情形，妖人當已除去，那幾個小人定從妖人手中救出。莫非五姑好奇任性，這等質稟脆薄的小人，也要帶回山去傳授麼？」雲鳳聽那口氣，頗似五姑老友，愈發起敬，便把前事略說大概。姓韓的婦人笑道：「她夫婦從前一個門徒都不肯收，近來聽說比我還要好事，果然不假。你快喊他們近前，讓我看上一看，到底能造就麼？」沙、咪、健、玄四人正藏身崖石後面，雲鳳一喊即至。那婦人細看了看笑道：「這裏的小人，本來也是大人，並非靖人一族，乃古黃夏國子遺之民。因爲萬年前，擁有廣土衆民，喪心病狂，不知振拔，外媚內爭，刁狡貪慾，竟尚淫佚，又復懼怯自私，以致土蹙民貧，人種日益短小，終於亡國，幾乎種類全滅。僅剩下一些沒被異族殺完的小人，逃入此山深處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受那鳥獸蟲蛇之害。體質最是柔脆，居然也有這等優秀的人出生。想是剝極必復，他們近幾代君民覺悟前非，追憶先民亡國之痛，纔有此轉機了。」雲鳳又把小人洞中所見，略說了幾句。那婦人道：「這幾個資質都還不差，雖無大就，必有八成，難怪受你師徒垂青了。五姑就在前面，我已來了些時，如何還不見來？本想略敘闊別，偏又急於回去。她來時，可代我致意。她這小人，如能贈我一個，可命你與我送去，當不使你虛此一行哩。」說罷，雲鳳方要問她家住何處，一道青虹刺天而起，眨眨眼破空入雲，不知去向。

雲鳳方在驚歎，玄兒忽走過來道：「這位大仙站在那裏，怎和剛纔那位救我們的仙祖不一樣，身不沾地，好似輕飄飄的？」雲鳳聞言，也想起剛纔那位中年婦人周身黑衣，好似煙籠霧繞，罩着一層精光，身子果如凌空一般。算計必是一位盛名的仙人，祇可惜不及問她名字住處。等了一會兒，見五姑還未回來，心想：「難道在這裏，還會和在白陽崖那般，一去不來麼？」見沙、咪、健、玄四人高高興興立在一處聚談，一聽竟是談那晨露花的來歷。自己本有心稟明五姑，再在附近產花之處尋找，因健兒頗知該花底細，喊過一問，纔知那花共祇發現兩朵，已極難得。一朵先被妖人取去，因不知服法毀了，懊悔得了不得。後來從白陽十三頁中悟出服法，派羣小滿山大索，無奈那一朵在採時受了驚，隱入石土之中，再也找它不見。妖人已然死了心，不料會被顛顛發現。他爲人看去柔弱，卻比吁吁還要來得陰險，自己發現的仙草，卻喚吁吁同去，取了來獻功，也未安着好意。定是早就知道在穴中有護花的怪物，想拿吁吁去送死無疑。並且那兩小之言，也有好些不實不盡。晨露花所結仙果中的花露，乃萬年冰雪精英鍾孕而成，服了固可長

生，便連那果肉果皮，無一樣不是有奇效的靈藥。雲鳳猛想起那個果殼，因恐怪物飛來傷了小人，曾用麻布包紮嚴緊，交給三小手內。一問咪咪，別的東西都在，說適纔逃避妖人時，還見尼尼拿着，想是五姑送羣小回洞，走得太速，連那小包一齊帶回王洞去了。好生可惜不置。

正在談說，眼前光華一閃，五姑現身飛回，忙率四小人重又上前叩拜。五姑說，親送羣小回去時，在小王洞前，遇見寒山妖道鍾量的大徒弟五木鬼師樊森，來尋他師弟妖人膝角。路經那裏，看見羣小，正要加害，被自己將他雙臂斫斷逃去。恐日後再來爲害，已在洞外下了禁法，並傳給駝女閔湘娃怎生應用，所以來遲了一會兒。並說晨露果殼，連同洞崖上所生異草，可製許多奇效之藥，也傳給了駝女，命她日後配製備用。雲鳳便將適纔所遇姓韓婦人之事稟過。崔五姑喜道：「你能遇她，仙緣着實不淺。此人乃是現在數一數二的散仙神駝乙休當初的妻室韓仙子。自從當年夫妻二人爲一件事情反目，她便將軀殼委化，藏入天琴壑內，設下禁牌神法，命她門下兩個女弟子，在那裏終年看守，自己隱入四川岷山之陰白犀潭底。你現在所見乃是她兵解以後所附的形體，並非原來法身。現在她想是用道家內火外焚之法，已漸將這第一軀殼化淨，所以你們看去如同煙籠身子，凌虛飄浮不定。此人得過玄都真傳，道法高深。聞說多年不曾出世。她既命你日後給她將小人送去，必有好處與你。不過此時尚去不得。前面不遠，就是白陽山麓，你且隨我回山，傳授你些劍法吧。」

雲鳳聞言，擡頭往前面一看，果有一座大山，高插雲表，自腰以上被雲霧遮住，看不到頂。不想連日懸盼探索的仙山，就近在眼前。方自心喜，五姑已吩咐雲鳳和四小同立一處。雲鳳覺眼前一暗，身子便凌空而起。這次上昇，同前次雲中墜落，一喜一憂，簡直判若天淵。轉眼工夫，過了山腰，穿出雲上，頓覺天空氣朗，眼界大寬。回眸下視，更見雲海蒼茫，風濤萬變，周身似有光華隱現，看去風掩雲飛，疾如奔馬，卻吹不到身上來。四小俱嚇得閉目合睛，互相抱緊，隨同上昇。祇五姑不見蹤跡。方自驚疑，直上之勢忽住，改了朝前平飛。猛見一座高崖劈面壓到，還未等看清，人已腳踏實地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日前故居白陽崖洞外面，見五姑正立身側，慌忙翻身下拜。四小人也跟着跪叩不迭。五姑一齊喚起，命雲鳳在洞外將所習圖解練將出來。

雲鳳因近幾日連服靈藥仙果，越發元氣充沛，神旺身輕，又加仙師在前，格外用心。五姑一面指點傳授，等到練完，喜道：「我本意來時你能將那圖解悟出一半，也就算是難得了。你竟能悟徹玄機，觸類旁通，精進如此。照這樣練下去，這外層功夫，有象之學，縱無師承，也可練成無疑。我因你叔曾祖父近在青螺峪創立宗派，有好些事要我相助，

正苦不能時常分身，來此授業。恐你學業未精，緩日赴那峨眉山凝碧仙府盛會時，在小輩仙俠中相形見絀，負你虔心向道之誠。偏你無端失足，誅戮妖人，巧得數百年不曾出世的白陽真人十三頁圖解；又因此事與韓仙子相遇，將來親送小人前去，不得異寶，必受教益。仙緣深厚，雖尚不如峨眉門下的三英二雲，比起別人，已強得多。現得此圖解，祇須我略微講解，再傳你劍術，便可自己用功，按圖索驥，無須我常來親身傳授了。適纔我到小人洞中，見了許多小人，竟然個個聰明。惜乎天賦均極脆弱，無一可望成者。僅這四個資稟心志都在中人以上，卻被你無心接引到此，爲千古散仙劍俠留一佳話。可見前緣註定，不可強求。這四小人，暫時隨你在此爲伴，可將坐功一一傳授，課其勤情，以待我的後命。沙、咪二人與你曾共患難，又是你自己選得，可收在你的門下。健兒自有他的機緣。玄兒等你圖解貫通，劍術精純，到了身劍合一，絕迹飛行地步，可自行離山，將他送往四川岷山白犀潭去。求見韓仙子之後，再帶沙、咪二人下山積修外功，靜候峨眉開府，去赴盛會便了。」說罷，便開始傳授劍法真訣。

雲鳳因聽五姑說不能常來，好生喜懼交集，又不敢請求，祇得敬謹虔誠，心領神會，一一緊記在心裏。傳習以後，五姑未行前，又將那十三頁圖解翻開細看，遇有心疑之處，詳請訓示。五姑笑道：「曾孫女兒無須如此，以你這等苦心毅力，焉有不成之事？現時縱有不明之處，學到那裏，自能領悟；況我有暇，仍會再來，並非從此絕迹，你擔憂着急則甚？你那食糧衣物，已爲你存放洞底。如值空乏，沙、咪、健、玄四人俱慣山行，可以採辦山糧。不過這裏罡風太厲，今日風小，恐已難支。他們不比你，至少須勤練二百一十九日，方能骨髓堅凝，不畏風寒。再者他們人小力弱，出去遇見稍大一點的鳥獸，便足爲害。崖下深谷廣原之中，珍禽異獸甚多，到處產生黃精、首烏之類的山糧，是你師徒五人必遊之所。其勢你不能每去都相率同往，也須做一準備。我索性成全你們，賜他四人各服一粒。這是你叔曾祖父在崆峒絕頂，採用十洲三島八十九種仙草，與千年玉露合煉而成的仙丹，使其能在罡風之中游行上下，不畏寒暑。另贈每人一支歸元箭。此箭乃我初學道時，山居防身利器，隨發隨收，不用弓弩，一傳即會，至爲容易。雖不足與飛劍、飛針等寶物抗衡，但不論多猛惡的鳥獸，祇要不是精怪，足可應付。此外再傳你隱身之法，以備你劍術未成之前，閒中出遊，遇見異派中能手狹路尋仇，一個抵敵不住，立可隱身而去。這洞外有我施的禁法，祇要進洞，他便無奈你何了。你約有旬日方可精熟，到時再將此法傳授他們，同防萬一。」

雲鳳聞言大喜，率四小跪領仙傳之後，又請五姑將那洞外禁法怎樣收用，再行傳授，以免萬一有自己人尋來，不得入內，誤蹈危機。五姑也含笑應允，分別傳授已畢，笑對雲鳳道：「我已爲你多延了好些時候，你要努力上進，我去了。」說罷，衆人祇覺眼前精

光電轉，人已不見。雲鳳慌忙率了四小跪倒在地，敬謹拜送不迭。待了一會兒，纔同進洞去。洞中景物依然，祇是洞底添了許多衣糧用品，以及一針一線之微，無不備具。這纔明白以前除一些乾糧外，無一不缺，乃是五姑故使嘗盡艱苦睏乏，以試她的誠心如何，心中好生感激。因四小多未進食，先將小人洞中帶來的乾糧分給他們。沙沙爲首，率領咪咪、健兒、玄兒三小，向雲鳳重行拜師之禮。喫完乾糧，雲鳳又給四小安排好了宿處和用功打坐的地方。然後傳授入門功夫，四小俱極穎悟，雲鳳甚喜。

練了些日，雲鳳便率領四小出洞，採辦野果山糧。山中異果嘉實，多到難以數計。尤其是那山谷裏面，不但物產豐美，景緻奇麗，而且氣候溫和，四時皆春。可居住的好崖洞也甚多。玄兒問這般好去處，採辦果糧也方便，師父何不搬了來住？雲鳳本嫌玄兒心野不純，便申斥道：「修道人原要辛苦刻厲，含辛茹苦，纔能有成。別的不說，單那白陽真人的壁間遺圖，窮搜天下，哪裏找去？如爲暫時眼前享受，何不到紅塵中去住呢？洞中奇景，也不在少，這裏不過花果多些罷了。你四人遇上這等曠世仙緣，難道還不足麼？」玄兒默然。雲鳳因日後要送他往白犀潭去，恐道心不固，替自己丟人，從此對他格外留了份神。玄兒從此也不敢提前事。後來雲鳳日益猛進，用功愈勤，除隨時傳授四小逐步漸進外，往往一坐數日，足不履地。四小每日做完功課，也常離了雲鳳，往谷中閒遊，採辦果品。有時竟祇兩人偕往，仗着有五姑所賜飛箭和隱身之法，遇到蛇獸，也不妨事，越來越膽大，走得越遠。不提。

雲鳳時常考查他們功課，看出四小都是一般，聰明有餘，根器不足。最喫虧的是元氣太弱，盡管求好向上，一點便透，做起來進境卻不甚快。知他們始因乃祖乃宗的元氣調傷太甚，以致後世子孫隔了千百年，仍舊身受其害。限於資稟，無可如何。時光易過，無事可敘，不覺過了四五月光景。

這日五姑忽然駕臨，見了雲鳳，大加獎許。雲鳳聞得獎語，益更兢兢，絲毫不敢自滿。更將四小進境遲緩說了。五姑笑道：「癡孫女，你當他們也和你一樣麼？他們千百年來，均是喫了聰明的虧，見異思遷，淺嘗輒止，祇知依人，懶於上進。子孫承此遺傳，流毒無窮。亡國以後，不是不想求好，祇苦於沒有恆心，終於侷促于荒山一隅之地，與鳥獸同喘息，一事無成，形同異類。似他們這樣能向道用功的，我那日細看全洞，還再找不出一個呢，這就很難得了。否則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愛人尤甚，他們那一族人身受慘痛，已歷多世，興滅繼絕，爲修道人的莫大外功，他們藏處雖極隱祕，與世間隔，常人不到，怎瞞得過過往仙俠？如見他們稍有轉機，誰不援手？還不是看出他們俱都不可造就，纔任其自生自滅的麼？」雲鳳道：「孫兒也不是沒想到這一層，但又想到，既爲孫兒弟子，

如所學不濟，異日難免貽羞門戶，所以放心不下。曾祖母道法高深，必有回天之力，可否大發鴻恩，俾其脫胎換骨，易於成就麼？」五姑笑道：「你又錯了。凡人是後天的，都可爲力。先天的卻無法想，並且事有前緣。否則神仙盡人可度，不必再擇甚麼根器資稟了。我對他們自有處置，不必多問。你祇督飭傳授，照常用功，循序漸進便了。」雲鳳聞言，不敢再問。五姑傳授指點一番，方行飛去。過有一月，雲鳳進境更速，居然練到身劍合一，心中高興，自不消說。

這日四小去採黃精，雲鳳獨自一人，在崖前演習劍術，忽見四小飛奔而回，齊喊：「師父快去，谷中出了怪物了！」雲鳳一問咪咪，纔知四小近來入谷益深，日前在谷盡頭處叢莽藤蔓之中，發現一個數丈方圓的大洞，盡裏面有四五點明星閃動，疑是有甚寶藏，一同入內探尋。走了老遠，那明星依舊在前一閃一閃地放光，祇走不到。因進洞時天已向暮，恐出來久了，回去耽誤功課受責，便中途折轉。依了沙、咪、健兒，回來就向雲鳳稟告。玄兒說：「師父這幾天剛把飛劍煉成，終日用功不間，比前更要勤苦，事情還未弄清，何必老早驚動？我們受師父大恩，無以爲報。萬一那發光的真是寶物，等我們取到了手，再行恭恭敬敬地獻上，豈不都有光彩？」三小也覺有理，便依了他。商量當日趕早前去，決定深入，探個下落。及至趕到進洞一看，廣闊宏深的洞裏面黑沉沉的。那四五點星光，仍是一閃一閃，相隔極近，分一字形懸空並列，和前日所見一樣，祇是閃得更快。細看光色，也有不同：由右起，第一、三兩個是藍色，二、四兩個一紅一黃。因爲閃得很快，始終沒有斷定是四個還是五個。等前進約有數里之遙，也未到達，那星光忽然全數隱去。

玄兒猛一動念，悄對三小道：「那年我們不是有人在一個山窟裏面看着兩點藍光，也當是個寶物麼？後來卻衝出一隻大老虎，纔知那光是虎目，被它喫去好幾個人。它嘗着了甜頭，每日在王洞外邊怒吼，誰也不敢出去。多虧閔大姑出主意，仗着我們能攀援峭壁，從外洞裏面夾崖牆翻越出去，掘下陷阱。又從遠處捉來一隻小黃牛，放在阱底。把它誘來陷住，用毒箭刀矛，一齊亂下，纔把虎弄死。雖說四五個眼睛的東西沒聽說過，小心爲是，我們莫要看錯了，把怪物當做寶物，送給它喫了，纔不值呢。」一句話把大家提醒，各自端起飛箭，想朝前放去，試上一試。咪咪忙攔道：「這個也使不得，萬一真是寶物，豈不被這一箭試壞，太可惜了？我們不是都會隱身法麼，隱了身子上前，當無妨害。是寶物取走；如是妖怪，也可量力行事。」沙沙、健兒連聲贊好。玄兒笑道：「你看星火隱去，不再出現，弄巧還跑了呢。」

言還未了，星光突明。晃眼間，由一個變成好幾個，連若串珠，明滅不定。祇一轉，便

即停住，祇是閃動，好似換了地方，略微偏左，並非原處。四小越發起了戒心，俱聽咪咪之言，行法隱起身形，如飛趕去。又跑下有一二十里路，比起初見大了一倍，洞中竟黑暗得出奇。四小那般好的目力，此時除星光外，連路都辨不出來，別的景物更是一無所見。前後行約三十餘里，漸漸覺着身上溼陰陰，彷彿經行之處起了雲霧似的。四小也不管它，仍是前行。正走之間，覺着霧氣漸濃，窒人口鼻。可是前面星光卻未爲濃霧所掩，依舊晶明，光輝愈旺。玄兒忽失聲驚道：「你們看這是甚麼？」沙、咪、健三小原在玄兒身後，聞聲走到，定睛一看，身子已被一排大木樁擋住。從樁縫內看去，星光一亮一亮的，並未到底，祇被那樁擋住，不能再朝前進。那霧也越來越重，微聞一股子蘭花香味夾在裏面，清馨撲鼻。

四小見那木樁排得緊密，分向兩旁，挨次探索，回來一問，都未探出一絲縫隙。便商量順着木樁往上爬，看看能否攀援過去。咪咪、玄兒當先，沙、健二人在後，上去還沒一丈，便達樁頂。四小一邊口中埋怨洞中太黑，近在咫尺，都看不出木樁短矮，白向兩邊探索了那麼遠；一邊便想從樁頂攀越。玄兒雙手纔搭向樁的裏邊，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翻身墜下。三小大驚，連忙跟着落下一問，玄兒說自己因見那星光相距不過數丈，打算搶在頭裏翻越，手纔伸過樁去，猛覺眼前一花，霧影中似有一個獸首鳥身的怪物張口撲來，狀甚獰惡，連手帶上半截身子都被這個東西撞了一下，立時攀援不住，墜落下來。墜時曾見星火一轉，似已隱去。沙、咪、健三小因聞聲即回顧，又沒越到前面，聞言不信，說他眼花亂說，否則咪咪也正伸手過去，怎未看見？

當時沙、咪二人二次又攀了上去，頭剛一伸過樁頂，便覺一股子極勁的熱力迎面衝將過來，氣息全被堵住，再也抵抗不了，身不由己，手一鬆，便已墜下。星火果然斂去，卻不見怪物影子。健兒也捨了玄兒，上去試了試，照樣墜落。四小先甚害怕，等了一會兒，不見別的動靜聲息，不禁膽子又大起來。玄兒道：「起先我們怕將寶物弄壞，所以不敢用太祖賜的飛箭去射。那怪物在星火的前邊，明明和晨露花一般，凡是有寶物的地方，都有毒蛇惡獸妖怪之類守護。我們隱住身子，怕它何來？何不大家射它一箭，對了更好，不對收了箭就逃回去。不問成否，借着箭上光華，也可看出裏面到底是些甚麼東西，回去稟告師父再來。」三小俱覺言之有理。健兒較爲穩練，主張一人先射，餘人相機行事。因咪咪平日道力較深，便推他先射。三人俱在下面相候。

咪咪重又攀樁上去，到了頂巔。知道手不伸向樁裏去，那股子大力不會發動，心想看準怪物，再行下手。便用雙足夾樁，左手緊扳樁梢，右手握箭，往裏定睛一看，星光不見，黑洞洞的，祇中間一片地方，彷彿有一團煙霧咕嘟嘟冒起。用盡目力，才略辨出些微迹

象。鼻孔裏仍不時聞到蘭花香氣。算計那煙霧必是白的，否則不會看見，或者也許就是怪物在那裏噴氣呢。猛生一計，故意雙手倒換，先把左手朝裏一探，等對面那股強力一發，立時換手，將歸元箭發出，以便乘機看那怪物形相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真個掩了身形，咪咪左手剛一伸過木樁，立覺千萬鈞重力迎手劈面衝來，倉猝之間，似有一個龐大黑影撲到。仗着心靈手快，早有準備，忙一撤左手，右手飛箭照準黑影打去；同時身子再也支持不住，墜將下來，那歸元箭出手就是一點龍眼般大的寒光，如流星趕月一般，暗中看去，原極晶明，因被這股暗力一衝，存不住身，仍是甚麼也沒看見。咪咪恐飛箭有失，一下地，忙用收訣，招了回來。

木柵內聲息毫無，也不知射中了沒有。沙沙道：「我看裏面不一定便是怪物。那暗中大力，或許是從那寶光上發出，也未可知。否則先時玄師弟看見怪物影子，就說有木柵擋住，它不出來，咪弟的箭發出去，不問射中與否，也必將它惹惱，怎樣會全無動靜呢？」健兒卻說：「荒山深谷，古洞幽深，怎會有這前人豎立的堅固木柵？事太奇怪。既然無法過去，最好還是回山稟明師父處置，以免惹出亂子。」玄兒接口道：「健哥做事太小心。它既不會衝出害人，又沒響動，更該查看明白，回山見師，也說得清楚些。擔驚害怕，空跑一趟則甚？」沙、咪二人也主張再探一回。健兒不便拗衆，祇得隨着。因頭一箭沒有喫着苦頭，膽子越大，這次上去，竟是四小一同下手，不再往前探手。照準中央發霧之所，四支歸元箭同發出去，不問能中與否，好歹借着箭頭寒光，看出一點迹象。

四小援上柵頂，玄兒爲首，招呼一聲，箭剛發出去，柵內便起了旋風，星光照處，祇見比水牛還大，一個略具獸首鳥身之形的怪物影子，濃黑一團，在暗影中飆飛電捲，看不清頭尾和麪目真形。那四支歸元箭的星光祇圍着怪物近身數尺，凌空疾轉，好似有甚東西隔住，不能下落。怪物既不發聲，也不避開，祇在原來那一片地方與飛箭相持。四小方自驚奇，忽然一陣極重的蘭花香味劈面送來，鼻端剛一嗅到，立覺頭昏腦脹，四肢綿軟無力，身子早被那股絕大的暗力衝起，往後倒擲出去，落在地上昏倒。暈惘中，都覺有極輕微細碎的獸爪之聲，往洞外跑出去，一會兒又跑進柵去。四小知是怪物追趕過他們，還算身子隱住，落的地方不擋路，沒有被它發覺。手足不能轉動，哪敢出聲說話，一個個害怕得要死。等了好一會兒，纔漸漸復原醒轉。聚到一起，正要逃出洞去，想起飛箭尚未收回。驚魂乍定之餘，也不敢再援柵上去窺探了，各用收訣收回飛箭。還算好，那四支飛箭，仍是一招即回，並未受損。這纔知道怪物業已招惱，木柵並攔不住它出來。情勢不妙，處境甚危，再不見機速回，定要陷在裏面。箭收到手，正商量着要跑回去，忽聽柵裏面呼的一聲，飛起一物，落在地上，發出又輕又碎的腳步之聲，沙沙迎面急跑而來。黑影中看去，也看不見那東西的形相，祇見一點星光懸空而行，高約丈許，其疾

如矢，一晃眼便往洞外跑去。不一會兒又跑了回來，滿洞亂轉。

四小機警，又將身形隱住。一聽有了響動，立時分散，躲避一旁，沒有被它撞上。那怪物二次出來，雖看不見，想是知道它的仇敵就在左近，尚未逃走，不像第一次出柵追趕，一個出進，便即回去。祇管在柵前十幾丈遠近那一片地方來回亂轉，頗有得而甘心之意。嚇得四小哪敢再將飛箭放出，祇隨着星光飛處望影而逃。因爲彼此相顧的緣故，竟忘了往外逃走，倉皇奔避中，腳底自然難免有些聲息。怪物聞聲，趕逐越緊，有時更用聲東擊西、欲北先南之策，看它走向側面，喘息未定，倏又飛來。玄兒有一次躲得稍慢，身剛縱起，便聽原立足處錚地響了一下，火星飛濺，那麼堅厚的石地，竟被怪物抓裂。接着沙、咪二人也照樣經了一次大險，都是身方縱起，怪物的鐵爪已經抓到，危機間不容髮，如被抓上，焉有命在。這一來，四小愈發膽落魂飛，疲於奔命。逃避了好一會兒，纔無心中聚在一起，恰巧怪物正向相反的方向追過去。四小中祇健兒始終沒忘了逃走，因知乃弟玄兒最爲躁妄，恐爲怪物所傷，又不捨丟下三人，獨往洞外走出，又不敢大聲招呼，乾着了一陣子急。好容易聚在一起，一時情急，便低喊道：「我們還不往外逃，要等死麼？」小人語聲極細，又是放低了說的，不想仍被怪物聽出。一言甫畢，前面星光已撥轉了頭，如射飛來。幸而沙、咪、玄兒等三小已被健兒提醒，一見星光飛到，立即飛身縱開。這時四小立處正當洞壁之下，人纔舉步，怪物已是飛到。因這次來勢較猛，先是鏘的一聲，抓向壁上，火星飛濺。接着又是嘩啦連聲大震，洞壁被這一爪抓裂了一大塊，石頭墜下來，跌成粉碎。咪咪在百忙中回顧，彷彿火光照處，那怪物的長爪又細又直，和一根棍子相似，哪敢怠慢，撥轉身向外便跑。餘人也是同一心理，一面回顧注視着星光來路，一面腳底加勁，繞着邊，如魚漏網，亡命朝前急跑，偏生由木柵前逃往洞外，路甚遙遠，急切間哪能跑出。所幸那怪物老實了些，祇照直路往前追，不似以前那麼來回亂竄。有時覺着追過了頭，又往回趕。追出約有七八里地，忽然退了回去，不再追來。

四小又跑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纔得坐下，喘息片刻。起立又跑不幾步，似見前面影影綽綽地矗立着一塊山石，高有七八丈，方圓也有三數丈，當路而立。四小進來兩次，俱未看見過這樣一塊大石。玄兒還在問咪師兄來時見未，健兒越看那山石越像人形。這時兩下里相隔已近，猛覺頂上還有兩團碗大的碧光，綠黝黝一閃一閃在動，旁邊兩隻大手，已漸向外伸出。再定睛仔細一看，哪是甚麼石頭，分明是一尊巨靈，正伸手俯身，向下撈來。同時沙、咪、玄三小也相繼看出，不由嚇得亡魂皆冒。幸而那大怪物身軀粗大，運轉不靈，通體是個白色，洞中雖暗，稍一近前，還能看出它的動作。洞徑又寬，否則大小相差，四小還不夠它一個小指，如在黑暗中誤撞上去，還不被它捏成了肉餅？四小

知道再逃回去，遇見先前那怪物，也是沒命。這怪物行動遲鈍，不過外相太惡罷了。仍祇有冒着奇險，向外衝出，不可向裏逃回。當下誰也不敢再有聲息，四人分成兩路，背貼洞壁而行，由怪物身畔抄出。沙、咪二人走向怪物左邊，覷準怪物的手臂動作，雙雙腳底用勁，剛一衝越過去，怪物已有覺察。它伸出那數丈長的大手，往左邊身後撈去時，右邊的健兒兄弟，也跟着乘機縱出。四小一同邁步飛跑，僥倖沒被怪物撈上。正跑之間，玄兒忽想起那怪物雖然大得出奇，可是逃時並未見它腳底走動。不禁轉回頭往後一看，怪物果然未追，兩隻大手也垂了下去，並且兩點綠光不見，臉仍衝裏。暗忖：「這東西虛有其表，原來是個廢物，休說走動，連回一下身都難。早知如此，何必那般害怕？」因前路已微見天光，出洞不遠，想起兩次探洞，白受這許多驚憂危難，一無所獲，好生氣忿。心想：「左右快要出洞，這怪物好似無甚伎倆，何不賞它一箭？」想到這裏，也沒和三小商量，跑着跑着，倏地一回手，用那支歸元箭照準怪物打去。先聽咔的一聲，似已打在怪物身上。忽聞巨響大作，轟隆之聲震得全洞皆起了迴響，宛如山崩地塌一般。回頭一看，怪物並未倒下，已經轉過身子，踏着絕沉重的步履，從後追來。看去行動雖不甚快，聲勢卻甚驚人，方知不可輕侮。連忙收回飛箭，拔步便逃。前面三小無意中又喫了一個大驚，看出又是玄兒惹禍，纔由健兒回身，拉了他攜手出逃，以免再生別的事故。幸而怪物追趕不上，不一會兒便逃了出來。遙聞洞內，還在怒吼震響。三小對玄兒，自免不了一番埋怨。匆匆跑回，對雲鳳一說前事。

雲鳳聞言，料知洞中異寶和怪物，兩樣都有，那裏離白陽崖甚近，弄巧還許是白陽真人遺物，也未可知。想了一想，見天已不早，自己和四小日課未完，好在洞中不會有外人前往，便命各自用功，明日做完早課，再行前去。

第二日，師徒五人做完早課，便往谷中進發。相隔那洞還有三二里路，衆人正行之間，玄兒忽然駭指道：「師父、師兄快看，這不是那大怪物麼？正站在那洞口呢！」雲鳳隨他手指處往前一看，前邊崖壁之下立着一個七八丈高的石頭，雖然略具人形，哪是甚麼怪物。知道小人目力確是不及自己，當是看錯了，便喝道：「一塊石頭，也要大驚小怪。」咪咪接口道：「師父休怪，玄師弟說得不差，那地方便是洞口。本來是外面空空的一片平地，有些荊棘藤蔓，後經弟子等拔去，先後來過幾次，並沒見有別的東西。昨日弟子等害怕逃出，黑暗中雖未看得清楚怪物的形相，身量正和這個石人一般大小。師父你沒見他頭上有兩隻碧綠眼睛，那兩隻手也在動麼？」雲鳳再定睛一看，那石人頂上果有兩團淡淡的碧光，兩條臂膀正漸漸往上擡起。心想：「適纔明明見是一塊像具人形的山石，祇上下有此長短石紋，怎麼頃刻之間變了形狀？五姑熟知這裏情勢掌故，事前不會不知，並且兩次囑咐，命和四小常來此谷採辦山糧，言說之中，好似特別提醒，若有深

意。果真洞中盤踞着有妖人，事前決不會不早爲示及。據四小說，洞中怪物一靈一蠢。以四小那般微弱，尚能從容退出，何況自己。石人雖大，看似蠢笨，無甚伎倆，且親身趕到那裏，再相機應付。」便問四小，如若膽怯，可以暫留當地，聞命再行前進。四小偏是膽大好奇，又仗師父護庇，俱巴不得同去，看怪物是怎生除法，同聲願往。雲鳳估量不致有害，也就由他們去。

不一會兒行近洞口，見怪物竟是活的。看去白髮如繩，披拂兩肩。眼大如盆，碧光閃閃。闊口箕張，銀牙如斧。身高八丈。手臂長有四丈，粗如合抱巨木。細審形相，頗似石人成精。如拿四小比較，真真小得可憐，不禁失笑。暗忖：「這般蠢物，也知作怪。自己飛劍初次煉成，何不拿它試上一試？」剛轉念間，那怪物當洞而立，洞口祇齊腰腹以下，看見人來，竟俯身伸手，作出向前撈抓之勢，動作甚是遲緩蠢笨。雲鳳看透它是個廢物，不過外表嚇人罷了。一面囑咐四小後退，左肩搖處，劍光便自飛起，眼看飛到。那怪物想是看出不對，兩臂往裏一合，身子便往石土中陷落下去，轟隆一聲大震，轉瞬即隱。下時身子筆直，兩手競拱，其形與古陵墓前的翁仲一般無二，祇是比尋常的要長大得多。先看它行動那般遲緩，入地時卻是非常迅速。再加上雲鳳輕視了它，知難躲避，意欲先斬落它一條手臂，看它怎生抵禦，飛劍出去，沒有加急，竟被躲過。劍光過處，微聞嚓嚓之聲，祇將它頭上銀髮削落了些。過去一看，盡是些刻成的石髮，有頭繩般粗，業被劍光削爲碎段，心中不禁一動。先不進去，又問了問四小發現那洞的經過，便在洞前附近仔細查看，有無甚麼別的異狀。先在洞前不遠叢草中，一邊一雙，發現四個石穴，長約數尺，寬約長的一半，形如大人足印。別處石地，都是一片渾成，惟獨有足印所在地卻隆起，成了一個四方形，彷彿似個石頭座子，相距有二十丈遠近。每雙足趾，俱都向外。再看那洞門，也是個正方形，齊如刀切，外面高僅數丈，洞內卻是高大宏深已極。放出劍光一看，由頂及地，少說也有二三十丈高下，甚是整齊修潔。細察壁間，隱現斧鑿之痕。一眼望去，黑洞洞不能及底。直往前走去，都是一般寬廣，分明是人工修的，並非天然形成，不覺又猜透了幾分。因四小說裏面藏有怪物，黑暗中不敢造次，略進數十丈，便即反身出來。將四小喊至面前，囑咐道：「這座大洞，頗似千年前的古墓。適纔所見大人，定是翁仲之類。如我所料不差，此行必有奇遇。我幼年讀書，曾聞古人殉葬之物頗多。年深月久，洞外石人尚且爲妖，洞既這等幽深，裏面難免不藏有山精野魅之類。我意欲身劍合一，飛入洞底，一查它的來歷。你四人道行淺薄，不可入內，可在洞外覓一藏身之處相候，等我出來，再作計較。以免我顧了自己，還顧你們，諸多礙事。」

囑咐已畢，然後端整衣裳，走進洞去，向着洞內行禮默祝道：「昨得門人歸報，言說荒

山古洞出了妖物。今早親來視察，方知是往古聖賢仙哲的佳域，本不應再爲窺伺。不過弟子修道的白陽崖離此甚近，四個門人又是僬僥之民，道力淺薄，此谷爲他們採辦山糧、日常遊息之所，惟恐一時不防，受了傷害；再者神聖埋真之處，也不容妖物盤踞。爲此虔誠通稟，欲仗微末道行，入內一探，倘有妖物，就便除去，爲前賢往哲蕩穢滌氛，掃除塵孽，決不敢妄有驚動。此中如藏有仙蹟聖訓，足以啓迪矇昧，嘉惠末學者，敬乞大放光明，勿吝昭示。區區愚誠，伏惟鑒佑。」恭恭敬敬祝告方畢，忽聞洞內隱隱傳出「嗤嗤」的笑聲。雲鳳雖然藝高膽大，黑暗中聽去，也覺有些膽怯。忖度情理，如有妖物，必是一個勁敵。這得道多年的精怪，比那雪山妖人，定然還要厲害，彼明我暗，絲毫疏忽不得。當下把心一定，放出飛劍，與身合一，化成一道光華，直往洞底飛去。劍光迅速，比起四小行走，自然要快得多，雖然沿途還在逐處留神觀察，這三數十里的深遠，也祇片刻工夫，便即飛到。雲鳳見一路之上均無阻隔，除先時暗中笑聲外，不特未遇見一個妖物精怪，連四小先見的那幾點星光，也未見出現。

雲鳳已到了木柵面前，便停了下來。細看那木柵，俱是整根合抱樹木排成，由東壁到西壁挨擠嚴密，不見一絲空隙。祇是浮植立在地上，既未打樁，也沒個羈絆，看樣一推便倒。試用力一推，卻動都不動。暗忖：「上古時代，俱用石瓦之類作殯宮裝飾。這排木柵，必是後人所爲無疑，祇不知他植此是何用意？」情知有異，二次將身飛起，越過柵去。過時暗中察覺阻力甚大，因本身飛劍出自五姑仙傳，神妙異常，並未阻住。頓覺四小所言不虛，益加小心。便按住劍光，緩緩前行。飛沒數丈遠近，忽見前面劍光照處，似有一座石碑，高約丈許，隱隱似有朱文字迹。近前落下劍光一看，上面祇有「再進者死」四個大字，體作八分，硃色鮮明，甚是雄勁有力，也無款識年月。心剛一驚，忽然一陣陰風自碑後吹來，風中微聞咀嚼之聲，猜是妖物到來。忙擡頭定睛一看，那東西生得獸頭如龍，雙角搓丫，大如樹幹，鳥身闊翼，也不知有多少丈長短，目大如斗，烏光閃閃，張着血盆大口，已快飛臨頭上，待要撲下。雲鳳不敢大意，忙縱遁光，先避過去，用飛劍護住全身，以防萬一。隨將飛針取出，大喝一聲：「大膽妖物！敢傷人麼？」便化成一溜火光，發出手去。雲鳳縱時，甚是迅疾。妖物本似有後退之狀，針還未飛到它頭上，便自在黑暗中隱去。

雲鳳見妖物伎倆止此，心神頓放，收回了針，一縱遁光，跟蹤追趕。越過那碑，又近有三兩丈遠近，妖物全身倏隱。忽又見面前矗立着一座石碑，比先見的碑還要高大得多。近前一看，碑上滿是形如蝌蚪物像，似篆非篆，大小不同的字迹。雲鳳也曾讀過好幾年書，這碑上的字，竟一個也不認得。借劍上光華映照碑文，順着碑頂往上一看，不禁「咦」了一聲。原來這一座碑，高度幾達十六七丈，寬約五丈，厚有丈許，是一整塊山石

造成。碑頂雕刻着一個東西，非禽非獸，盤踞上面，雙翼虬睛，形狀獰惡，勢欲怒飛，神情如活。纔知先前怪物乃是碑上雕石成精。估量這碑方是原立，看那字，必在三代之上，祇惜一字不識，查不出它的年代來歷。洞是古人墓穴，定在意中。先見那碑說再進必死，如指的是碑上怪獸，前進自無妨害，否則還不定有甚花樣呢。因是古代遺蹟，那怪物既然知難而退，便也不願毀損，仍是按着劍光前進。再深入約有半里，忽見六七顆明星都有碗大，流光熒熒，幻爲異彩，在前面不遠暗影中出現，祇一轉便漸漸隱退。猜是古代星寶放光，不由起了貪念，見將隱退，匆促中未及尋思，一催劍光，往前追去。劍光何等迅速，眼看飛近，星光倏隱。又聽暗中「嗤」的一聲冷笑，覺比上次要近，彷彿就在身側不遠。接着一陣寒風吹過，身後轟隆之聲大作。雲鳳縱然膽大，因爲洞中幽險，處境可怖，也未免嚇了一跳。忙往後看，仍是不見一物。暗忖：「這個洞黑暗得這般奇怪。憑自己目力，黑暗中本能見物，又經在白陽崖照着仙傳苦練多時，怎會一到洞內，便覺昏茫無睹？就算目力不濟，那一劍一針乃是仙家異寶，常用來照路，數十丈以內無不燭照通明，爲何離開寶光丈許以外便看不見？莫非那碑上的警語果有其事？」

雲鳳剛想暫時退身出去，再回進來，就在這一轉瞬間，巨震忽止，微聞異香，眼前倏地一亮，光照處已能見物，祇是微帶綠色，光並不強。方要查看光從何來，猛見來路上現出二門，甚是高大，業已緊閉。匆速中還以爲以後爲前，轉身時錯了方向，及至定睛往側面一看，不但兩邊牆壁俱仄了攏來，沒有初進時寬大，並且洞頂已矮了許多。再一回身，正中央是一長大石榻，上面臥着一具長大的死屍，衣飾奇古，與傳聞古人衣冠不類。左手持弓，右手拿着一件似矛非矛的石頭木質的兵器。頭裏腳外，仰天而臥。兩旁立臥着許多死屍，也各捧着石器用物和器械，約有百數十個，身材俱比常人大出一倍以上，神態如生。石榻兩旁，各有一個數丈方圓、形式古拙的石釜，裏面裝着半釜黑油，各有三個燈頭，光焰熒熒，時幻異彩，燈捻大如人臂，不知何物所製。細查形勢，三面是牆，來路石門已閉，分明已陷閉古墓殯宮以內。進來時，因爲洞中奇黑，不覺誤入，這一驚真是喫得不小。

雲鳳見那些死屍雖像活的，並不動轉。急於逃出，不敢再行招惹，朝着榻上臥着的古屍默祝幾句，道了驚憂。正待回身破門而出，猛覺榻前死屍似在眉豎目轉，手足亂動。忽又一陣寒風挾着香氣，從油釜中捲起。就在這時，祇聽洞外又是「嗤嗤」兩聲冷笑，榻前死屍全都活了轉來，各持弓箭器械，一擁齊上。雲鳳慌了手腳，忙運劍光護身迎敵，且戰且退。那些活死屍雖然力猛械沉，但云鳳劍光掃上去，所持兵器全都粉碎，並近不了身。可是那座石門卻是堅厚異常，劍光衝上去，祇見石屑紛飛，塊礫爆落，卻攻它不透。那些活死屍更不放鬆，追殺不捨。雲鳳料那榻上屍靈是古代有名的聖哲帝王，那百

餘活死屍必是當時隨殉之臣。自己無端擾及先聖賢帝王的陵寢墓宮，已覺負有罪愆，怎敢再妄加傷害。可是那些死屍好似看出她的心意，一味向劍光上硬衝，毫不畏忌。雲鳳一面還得留神閃避，祇抵禦他們的器械，不便來到近身，所以戰起來，更覺喫力費事。似這樣支持衝突了一會兒，飛劍已把石門衝裂了八九尺深廣一個大坑洞，不特沒有洞穿出去，好似門裏面石質愈發堅固，飛劍衝上去，漸漸碎裂甚少。身後那羣活屍，更是一味猛攻不已。雲鳳身劍合一，雖不怕受傷，可是照此下去，要想敵人不受傷害，卻不能夠。一時情急，不由大喝道：「我淩雲鳳爲除妖孽，誤入先代佳域，事出無心，並非有意侵侮。既不肯開放幽宮，任我自己衝出去也可，何事得罪，如此苦苦相迫？我已多次相讓，再若倚衆欺凌，說不得便要無禮了。」

說時，忽聽中間石榻上有了聲息，百忙中回臉一看，那具長大主屍，竟然緩緩坐起。同時門外「嗤嗤」之聲更是笑個不住。那百餘活屍，見中榻主屍坐起，立即停戰，恭恭敬敬地排班躬身上前參拜。雲鳳這時方得看清主屍：頭如笆斗，雙目長有半尺，合成一條細線，微露瞳光，似睜似閉。再襯着那一張七八寸長，突出的闊口，上下脣鬚髯濃密，又粗又勁，彷彿蝟刺一般，越顯得相貌兇惡，威猛異常。雲鳳心有主見，認定這是古聖先哲與帝王陵墓。乍見羣屍停手來拜，祇當是主屍受了自己虔心默祝所動，哪知利害輕重，不但減了戒備，反收了劍光，恭恭敬敬下拜祝告道：「後民無知，誤入聖域，多蒙止住侍從，不加罪刑，大德寬仁，萬分感戴。祇是聖靈居此，當在數千年以前，粵稽古史，未聞記載，盛德至功，欲悉無從。外面雖有豐碑崇立，古篆奧祕，難明高深。今者陵寢洞開，宮牆可越，惟恐山中道侶童奴無知，妄有窺測，不爲侍從所諒，蹈犯危機，咎雖自取，未免有失聖賢博愛之仁。後民不揣冒瀆，敬乞將聖靈廟諱，生沒年代，略微指示。後民歸去，敬當稟明仙師，於洞外敬加封樹，憚克發揚至德，明闡幽光，兼可永固靈域，長存聖體，與天同壽，阜草無驚……」還要往下說時，忽聽玄兒的聲音隱聲暗中細聲喝道：「你算是甚麼神聖，卻拿暗箭傷人！」接着，一點寒風從迎面頭上飛過，再聽鏘的一聲，左壁上火星飛揚，一枚四五尺長的箭桿已沒入石裏，不禁大驚。猛擡頭一看，主屍仍坐榻上，左手持着一張大弓，右手拿起第二支箭搭了上去，那雙大眼業已睜開，瞪着酒杯大小的藍眼，正怒視自己，張弓要射神氣。知道不好，忙運劍光護身飛起時，又聽玄兒在暗中說道：「師父用飛劍、飛針殺他們吧。這些活屍，都不是古代甚麼好人，弟子同咪咪親耳聽他兩個同黨說的。」言還未了，那主屍手中箭倏地改了方向，竟朝玄兒發聲之處射去，鏘的一聲，又射到了石上。玄兒又在右壁罵道：「大妖鬼，我有仙太祖隱身之法，你如何能射得到呢？」雲鳳纔想起，玄兒用五姑所傳仙法隱了身形。自己劍光，四小定追不上，門閉已久，不知他二人怎得進來？又沒見咪咪搭話。雖知這些古屍靈都未存着善意，到底是我犯人，非人犯我。這數千年前陵墓，必有來歷，不敢

輕舉妄動。一面忙喝止玄兒，不可妄言妄動。再用五姑所傳隱身法，掐訣一看，玄兒隱身右側，拿油釜當了擋箭牌，蹲在那裏，手裏抱着咪咪，狀似昏迷。

那榻上主屍見兩箭未中，來人又看不見，意似暴怒，三次搭箭又要射去。玄兒因雲鳳禁止發話，已住了口，見狀沒等射出，已避入釜後。雲鳳急欲知道就裏，看咪咪業已受傷，不能言動，恐玄兒萬一被射，決喫不住。又見主屍頗有起身下榻之意，心想：「兩小既然能進，我必能出，何不將兩小挾了過來，悄聲一問？即使被主屍發覺，兩小有劍光護身，也不妨事。」想到這裏，忙即飛身過去，就地上挾起兩小，飛回原處。低聲一問，纔知玄兒膽量素大，和咪咪最莫逆，先因雲鳳恐四小有失，不準同行，好生掃興。後來待了一會兒，玄兒對衆說：「師父不要我們進去，無非爲了我們道淺力薄，萬一有事，不能兼顧罷了。其實裏面怪物早見識過，怕它怎的，拼着被師父責打幾下，到底也要看木柵裏面有何奇異景物。你們哪個敢與我同去做伴麼？」說了兩遍。先是沙、咪、健兒三小知他愛惹禍，誰也不願與他做伴。玄兒嘴本能說，賭氣說要獨往，又拿話一激，咪咪臉軟，不好意思，祇得應允。健兒攔他不從，意欲隨往。卻被沙沙勸住，說：「他兩人違了師命犯規，必然受責，留下我二人，也好代他們求情。師父現在洞內，還怕甚麼？如有亂子，你同了去，濟得甚事？有兩個年紀大點的沒犯規，師父的氣也生得小些。你也跟去怎的？」二人攔勸時，咪、玄二人連理也未理，徑隱身形，往洞中跑去。雖然雲鳳沿途觀察留連，怎麼也追不上，及等追到，雲鳳已入險被困多時了。

二小因過木柵時不見前番阻力，以爲怪物邪法被師父破去，越發膽壯。方自心喜，忽聽鳥爪抓地之聲，由前側面走過。二人知道那怪物輕靈，比石人厲害，不敢出聲，想等它過去，再行前進。忽見前面黑暗中影搖搖現出一團熒熒黃光，朝着怪物行處，懸空迎面而至，晃眼相遇，一同走來。二小往旁一閃，正碰在那第一塊石碑上，忙往碑後一躲。耳聽怪物口吐人言道：「師弟，你怎這般浪費？你知道這油是無價之寶麼？隨便就點了出來。前日若不是你淘氣，將那幾朵古燈花指揮出來玩耍，還不致招來外患呢。看今天來的這個女子甚是厲害，如非洞中藏有三千年黑眚之氣，遮蔽她的目力，將她引入陵穴封閉，說不定師父還要喫虧呢。還有昨天進來又逃出去的那幾個，也不知是人，還是山中鬼怪，聽聲音舉動，竟會生得那麼矮小。可惜被他隱身逃走，今天便來了這女子。我們居此多年，全無事故，倘若從此多事，豈不是你鬧出來的？」另一人接口道：「師兄你少說這些話，上月不也是我用燈光，將那姓楊的女子引進來的麼？雖然她會參天龍禪，奈何她不得，沒降伏，到底得了她一枝靈藥，你和師父分服之後，不是還誇我機警麼？昨天大頭神又示兆，我纔照樣辦的，今天引了人來，又沒喫虧，怎倒埋怨起我來了？祖師兵解時，曾命師父逃到這裏安身，再三叮囑，百年後方可出世，祇不當人前說話，萬

萬無事，否則有禍。這裏不比內陵，你卻說了這一大套話，要有外人混進來聽去，不正是犯大忌麼？」那怪物道：「你說我，那你不是也在說話麼？那女子已被困住，哪有外人在此，怕些甚麼？」

另一個道：「你倒說得好，昨日那幾個小鬼如在此，你看得見麼？事也真怪。前聞人言，這裏古屍厲害非常，以前凡在本山左近修道的人全被害死，連白陽真人都幾乎喫了他們的大虧。後來雖經白陽真人用法術將他們制住，因他們已經得道幾千年，終於還是消滅不得。祇在中洞原墓道外設下禁法與靈木之陣，並和鳩後之子約定，不能越過那兩層木柵。另外在墓碑前立了一塊警碑，以防萬一有人誤入而已。由此他們雖然斂迹多年，因爲洞中藏有三千年靈油，與天皇氏所煉兩柄金戈，太已啓人覬覦，難免有各派中能手來此盜取。他們仗有前約，巴不得有人來犯，纔稱心意，哪肯放過？凡來的人，俱難倖免，十有九死在金戈之下。末後來的人數越多，死的也越多。纔經佛教中的白眉和尚奉了師命，將外洞封閉，也不過是百十年間的事。他們既專與生人爲仇，新近又與左鄰唐虞四凶中的窮奇之家相通，經過三年苦戰，一旦釋兵修好，成了一黨。同時封洞禁法，又爲蟄龍行淫所污，再加一次地震，重新開放，他們聲勢愈發浩大。那年我師徒四人亡命投此，原以爲未必能以容納。怎會頭天剛到，小神便來自請訂交，不久引去，拜見鳩後，還得了它們不少好處？起初我暗中還在疑慮，不定哪一天發生禍事。如今相安多年，情同一家。鳩後因以前與白陽真人對敵，打去道行，傷了元氣。不似小神當時見機，早早逃歸墓穴裝死，得保無事。當年祇以靈胎示兆，難得起身。可是他平日最能前知，怎麼昨天來的那幾個似人非人的小幺魔，你向它靈前叩問，它卻毫無示兆呢？莫是有甚麼不好？」那怪物道：「現在正有外人入網，誰能保它？倘設尚有餘黨，這些話豈是隨便說的？就是無事閒談，也得有個分寸。可見畜生終是畜生，不明事理，還不與我住嘴！」另一人似已發怒，剛要回答，忽聽遠遠有極尖銳的哨聲傳來，怪物忙道：「師父在喚人呢，我們快去，就便看看神寢中被困的那個女子就擒沒有。」

咪咪、玄兒忙探頭往碑後一看，因爲近在咫尺，又是以靜視動，比昨日自然要看得略清楚些。見金光之下，隱隱似有一個毛人影子。那怪物仍和昨日所見差不了多少，身子比那毛人高出好幾倍，兩隻腿腳又細又長，看不出它的上身。兩個並在一處，正一同往前面洞的深處跑去。因知師父被陷，好生憂急，當時激於忠忿，也顧不及利害艱危，竟自一提氣，急行如飛，跟蹤趕出里許之遙。前面二怪忽往右側一轉，兩小也緊隨它們身後，進沒幾步，似入了一層門戶。忽見一片昏茫茫的毫光，目力所及，居然能以辨物。定睛一看，屋甚寬大，四壁和中央屋頂，各懸着一根火炬，火焰都有碗大，熒熒欲流。也能見物，祇是黑氛若雲，彷彿甚厚，圍着光頭數尺以內，盡是一圈趕着一圈的黑暈窩，恍

如急漩釗轉，無盡無休。靠左側有一高大石門，近門貼壁石榻上坐着一個人，紅臉，絡腮鬍子，生得又瘦又長，坐在那裏，比立着的人還高出一頭，手裏正抱着一個容態妖冶的少婦在說話。兩小所隨的妖人，到了室內光盛之處，纔漸漸現出它們的身形。那用爪抓地疾行的，雖然口吐人言，並非人類，乃是一隻略具人形的怪鳥。身高約有兩丈，人面鷹喙，目閃碧光，滴溜溜亂轉。禿尾無毛，兩翼一張，像是人手。兩隻腿自膝以下，粗纔徑寸，高達一丈三四，佔了身長的一多半，看去堅硬如鐵，爪和鋼抓相似，厥狀至怪。另一個通體生着寸多長的白毛，眼圓鼻陷，凸嘴尖腮，身後長尾上翹，看去頗似猴子。身量不高，卻能躡空御虛而行，手裏的光也是一根極小的火炬。兩怪剛一走到男女怪人面前，那紅臉鬍子說道：「我此時有事，不能離開。適纔袖占一卦，今日來的敵人不止一個，還有兩個同黨，俱是我徒弟的剋星，不可大意。你兩個速往內寢，看敵人成擒與否。你二位師伯性情古怪，每次總要把來人戲耍個夠，方行下手。今日如照舊行事，大是不妙。如見敵人尚在抗拒，一面發暗號請你師伯速起；一面急速退出，將法壇上留香點起備用，再報我知。我已囑咐你的師姊，即往壇上行法。石門已閉，她不知開啓之法，任是飛劍厲害，也須竟日之功，纔能攻穿。這裏是惟一出口，雖有我在此防堵，但是她那劍光頗非尋常，到底還是無事穩妥。去時，可隱身甬壁之後，暗中探看行事，不可被敵人看破，以防她發覺，由此衝出。」兩怪領命，應了一聲，便往門中飛去。

兩小因時機緊迫，難得知道師父下落，不暇再聽下去，連忙跟蹤而入。進門乃是一座高大甬壁，隨定兩怪沿壁前進，約行十多丈，一邊的石壁忽斷，現出外面的星光。見兩怪業已止步，往外探頭偷看。又聽金石交觸之聲，匯爲繁響。忙繞將出去，便到了雲鳳受困之所。一眼看見雲鳳身劍合一，正與許多長大妖人力戰，不時往石門上衝去，情甚逢遽，不由大驚。正苦無法近前，忽見甬道內似有一線光華，朝當中石榻上長大古屍射去，一會兒，古屍便自漸漸坐起。先前動手的妖人都停了戰，過來朝着榻前拜倒。雲鳳也住了手，回身禮拜通白。兩小心中好生不解。猛一眼看見雲鳳剛拜下去，躬身默祝，榻上古屍竟將榻旁弓箭拿起，對準雲鳳便射。咪咪救師情急，也忘了使用法寶，竟由左側飛身上去，對準箭桿就是一掌打去。這時箭剛離弦，榻上古屍並未覺出暗中有人，喫這一下，將箭擋歪，失了準頭，竟往斜刺裏射了出去。雖未將雲鳳射中，可是咪咪的手一觸到箭上，立時涼氣攻心，渾身抖戰。暗道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強自掙扎縱開，業已支持不住，滾落榻下。幸而玄兒本要上前，緊跟在後，一見咪咪暈倒，知勢不佳，忙一把搶抱起來，先向東路縱開，出聲示警之後，再向右縱去。那古屍見那箭離弦，祇覺被甚麼東西打了一下，便行射歪，方自奇怪，忽聽有人小聲喝罵，向敵人報警，方知還有餘黨隱身在側，心中大怒。一面仍持弓箭去射敵人，一面抓起一把石子，朝語聲來處打去。玄兒早知有此，業已抱着咪咪縱向一旁，覓好隱身避險之處去了。

雲鳳同時也已警覺，當下行法，看出兩小所在，不由驚喜交集，忙身劍合一，飛上前去，挾抱過來，向玄兒問知就裏。一聽說墓中屍靈乃是古昔兇頑，不由大怒，這還有甚顧恤，便大喝道：「大膽妖屍，無知腐骨，竟敢如此猖獗，今日是你劫運到了！」隨說隨將手中飛針發出，一溜火光，夾着殷殷雷聲，直朝榻上古屍飛去。玄兒見師父動手，也將歸元箭發出。眼看兩件法寶先後飛到，忽然一陣怪風，兩邊釜油中的燈光全都熄滅。光華倒映處，榻上古屍業已不知去向。接着一片玉石相觸之聲，琤琮雜鳴。先前那些旁立屍靈俱在黑暗中持着器械，蜂擁殺來。

雲鳳便運轉飛劍、飛針迎敵。這次是除惡惟恐不盡，顧忌全無。劍光雷火所到之處，那些屍靈連同所使器械，紛紛傷亡斷碎。殺了好一陣，雖覺步履奔騰之聲逐漸減少，可是那殘餘屍靈甚是頑強，盡管遇上劍光便即傷亡，仍是不肯逃退，一味奮勇殺來。墓穴奇黑，除卻劍光照處丈許方圓以內，簡直不能辨物，也不知敵屍還剩多少。後來漸覺敵勢愈稀，估量還有六七個未倒的，卻是狡獪異常，不似先前那些魯莽，滅裂得快，追東西來，追西東來，仗着地黑，雲鳳竟難得手，好不容易纔能傷着他一個。猛一動念：「屍靈已滅十九，剩這幾個轉輪般盡和自己逗弄，既不戰，又不退，爲首古屍卻又隱去。聽玄兒說，還有一個妖人同三個徒弟、兩個厲害古屍，爲何不見出面，莫非故使緩兵之計，另有玄虛？先時不願衝出，原想斬妖除害，觀察目前情勢，甚可疑慮。據玄兒偷聽之言，當初白陽真人尚且沒奈他何，爲首古屍必非易與。墓穴又如此奇黑，自己末學後輩，僅憑一劍一針，還挾着兩個小人，莫要中了道兒，後悔無及。古屍既喪許多黨羽，必不甘休，何不將他引向洞外光明之處動手除去，以免被他仗着地利，佔了便宜？」想到這裏，知道出路就在榻側不遠的壁間甬道，悄命玄兒收回飛箭。因路口還有妖人在彼伏伺，故意口中大罵：「不將妖屍斬盡殺絕，決不退出！」一面運轉飛劍、飛針，又追尋敵屍，人卻漸漸飛向榻側，借劍上光華端詳出路。罵聲甫歇，便聽外面又是幾聲極尖厲的冷笑。

雲鳳原非膽怯，不知怎的，每次聽那笑聲，總覺有些肌膚起慄。料知是在嘲笑她說狂話，必是陰謀毒計。笑聲既作，發動必速，心中一驚，更不怠慢，劍光照處，影綽綽見壁間的牆果有一段凸出，再一拐便是甬路出口。手一招，收回飛針，倏地轉身，連人帶劍飛將出去，居然通行無阻。轉瞬見有光明透進，便照有光之處飛出。剛一飛進兩小來時所經妖人居室以內，便見迎面一座法臺，法臺上站定一個紅面妖人，對着一座爐鼎下拜。適間所見榻上古屍和一個赤身披髮的女子，俱都在側。那油釜中的幾朵星光，也移向臺口，高懸在上，照得四壁通明。妖人一見雲鳳逃出，好似大出所料，又忙又驚，伸手便向爐內去抓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雲鳳一見這般情形，料知行法害人，剛照面便將飛針先

朝古屍打去。接着飛劍光直取妖人。妖人猝不及防，手正伸向爐內，法寶還未抓起，雲鳳飛劍已繞身而過，斬爲兩段，屍橫就地。那赤身女子見勢不佳，剛縱妖風飛起，被玄兒冷不防一箭飛去，當場結果。再看古屍，飛針過處，倏又隱去，雖然得手，古屍難傷，終是大患。心想將法臺毀了再走，師徒二人劍、寶齊施，先毀那座爐鼎。針、劍光華剛到爐上，祇聽一片爆音，飛起一大團濃煙，隱挾奇腥之氣，被劍光一絞，立即飛散。雲鳳師徒方要飛出，一眼看見臺側掛着一件瓦器，形式奇古。雲鳳不問青紅皁白，撒手一針，雷聲過處，炸爲粉碎，晃見光亮一閃即逝。毀完法臺，正待飛出，忽又一陣陰風，星光全隱，僅剩四角和中央所懸的五根火炬，室內立即昏黃，僅能辨物。惟恐又蹈前轍，剛待飛出，耳聽右壁以內一聲慘嘯。回頭一看，一隻奇怪大鳥破壁而出，疾如箭射，徑往外面飛去。

玄兒忙喊：「師父快放飛劍，那便是妖人的怪物徒弟。」已是被它逃走。就在這驚忙一瞬之間，猛又聽壁內有一女子聲音喊道：「那一位道友，外面出路已斷，古妖屍窮奇設有厲害埋伏。我等恐非其敵，非將它引出，不能得手。請隨我由此出去吧。」接着一道金光飛到，現出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道裝少女，身揹劍匣，腰帶革囊，英骨仙姿，美如天人。雲鳳先還當這裏不會有甚生人，又是古屍詭計。及見來人現身和所用劍光，竟是五姑所說正派中的能手，立時改容答道：「道友何人，怎得在此？」少女答道：「事在緊急，此非善地，不及細談。我是姑蘇楊瑾，快隨我先出要緊。」說時一口南音，甚是清婉。雲鳳未及回答，楊瑾早將手一拍革囊，立現一團銀花，其明逾電，先往壁內飛去，隨即舉手一讓。雲鳳忙催劍光，一同飛入。裏面乃是一間極陰森黑暗的大地穴。銀花飛到壁上面，祇聽叭嚓畢剝一片爆裂之聲響個不歇。銀雪流輝中，壁石墜落，紛如飛雪，晃眼工夫，已開通出十丈深廣。真個山崩地陷，無比神速。不多一會兒，半里多厚的山石，便已穿透。

二女剛一同飛出險地，隱隱聞得身後厲聲嘵嘵，甚是刺耳。雲鳳回頭一看，一團煙霧，簇擁着一張似人非人的怪臉，頭前腳後，平飛追來，怒目闊口，獠牙外露，霧影中也看不見他的身子。彷彿手上拿着一張大弓，搭箭要射。正待回身飛劍迎敵。楊瑾已回手朝後一揚，立時便是三點赤紅如火、有拳頭大小的光華，朝那怪臉打去。便聽「哇」的一聲怪叫，又冒起一團黑煙，滾滾突突，比前更濃出好幾倍，簇擁着怪臉，往洞內退去。同時又現出一張大口，口裏面飛射出無數金星黃絲，正擋那三點火光的去路。楊瑾定睛一看，不禁喫了一驚，忙將手一招，收了回來。這時玄兒在雲鳳脅下看出便宜，竟不等招呼，將手中飛箭發出。等楊瑾收回法寶，想要喝止，已是無及。一道光華過處，直射入大口之中，如石投海，杳無聲息，那大口也就此隱去，祇剩了新闢的那個洞穴。玄兒

連用兩次收法，俱未收轉，急得直喊：「師父，弟子的歸元箭被那怪物吞去了。」

楊瑾先見寶光飛出，當是雲鳳所爲。一聽小人說話，纔知雲鳳還帶有徒弟，隱身在側。忙道：「你那法寶，許已消滅。此時速離險地，商量除妖要緊，別的暫時顧他不得了。」隨說，用手一招雲鳳，飛身而起。雲鳳祇得相隨飛身，一同脫開崖頂，直飛出谷，方行落下。途中遙聞墓穴中怪聲大作，又尖又厲。落地時見楊瑾面上好似驚容乍斂，也未將妖人引出追來，好生不解。正要開口，楊瑾道：「不想這些古魅如此厲害，難怪當初白陽真人收他們費事。我被困墓穴之中業已多日，多虧道友機警神速，在他妖法將舉未舉、危機瞬息之際出其不意，斬卻妖人師徒，去了他的羽翼，破去禁法，將小妹放出。先還祇說有道友仙劍，祇須將他引出，便不難合力除他。可惜月前因事耽延，去遲了一步，窮奇果將軒轅聖帝至寶偷到此間。如非家師早示玄機，預有吩咐，即使當時破壁飛出，得免於難，恐怕也和令高足一樣，法寶難免不受損毀呢。」

雲鳳問故，楊瑾道：「穴中爲首屍靈，原祇兩個，乃上古山民之君。老的一個，名叫無華氏，原也不算惡人。祇因乃子戎敦稟天地乖戾之氣而生，自幼即具神力，能手搏飛龍，生裂犀象。三野之民，俱都蠻野尚力，因此父子二人俱受國人敬畏，並不以他殘暴爲苦。此時正當軒轅之世，蚩尤造反，驅上古猛獸玄羆作戰，將不周山天柱寶峰撞折，殘損了無數珍物。後來蚩尤伏誅，戎敦與蚩尤交好，曾與逆謀，也被軒轅捉去，羈地爲牢，囚了他三年零五個月，經乃父服罪泣求，始行放歸。戎敦生性暴烈，認爲奇恥大辱，平日越想越慚恨，扶病就道，甫及國門，便自氣死。乃父無華見愛子身死。忿不欲生，每日悲泣怨悔，不到一年，也就死去。新君繼位，原是他的一個權臣，名喚北車，姦詭兇頑，借口感念先王德威，設下毒計。就在這白陽山，古稱無華穴內，爲他父子築了一座絕大的墓穴。所用人工，達於十萬有奇，使國中智勇之民，全都役於王事，無暇旁及，他好做那安穩的君主。興工三日，先修成了墓穴，把前王所有親近臣人，全都禁閉在內，對人民卻說是他等自願從殉。工事達十七年之久，始將全墓道建成。這時業已舉國騷然，最終仍死於暴民之手。祇便宜了無華氏父子，因葬處地脈絕佳，他父子又非常人，年代一久，竟然得了靈域地氣，成了氣候。起初他父子如向正處修爲，本可成一正果。無奈乖戾之性難改，終於成了妖孽，專與好人爲難。從他父子死去滿二千一百年後，便逐漸出穴爲害。附近修道之士，遭他傷害的，往古迄今，也不知有多少。所幸老的雖然縱子行兇，尚能略知善惡之分，祇許乃子在本山五百里方圓以內殘害生物，泄那千古無窮之恨，卻不許他超出五百里以外，以免多行不義，自膺天罰。父子二人，還爲此爭鬥，否則其害更是不堪。直到白陽真人來此修道，纔用大法力，將他父子重行禁閉穴內。因其氣運未終，仍是無奈他何。新近數十年間，他因墓門難出，祇得作個萬一之想，打算由

墓中穿通地脈，出去求救。這其間，他父子着實也耗去了不少心力，居然被他遠出數百里之外，驚動了四凶中窮奇的幽宮。兩下里先是苦戰多日，末後竟打成了相識。同時又收納適纔被殺的妖道師徒爲爪牙。三下里同惡相濟，破了白陽真人禁法，由此如虎生翼，惡焰復熾。

「小妹來時，家師曾說，這三個古屍久未出世爲害，祇因有着兩層顧忌：一層是無華氏生前座下有一神鳩，當年曾仗着此鳩，威震百蠻，神異通變，厲害無比，因此又叫做鳩後。當無華氏未死以前數年，那神鳩忽然生了奇病，一息奄奄，終日瞑目，彷彿將斃，一直也未痊癒。無華氏死後，那權臣知此鳥除故君父子外，性暴嗜殺，無人能制，恐異日愈後爲患，便將此鳥隨定諸臣工一同殉葬。那鳩入了墓穴，便蹲伏內寢石穴之中，直到無華氏父子成了氣候，始終不死不活。後來無華氏年久通靈，纔算出它無心中喫了一株仙人廔，昏醉至今，不但未死，心中一樣明白。這多年來，每日都在冥心內煉，服氣勤修，年時一到，立即復原，比起從前，何止厲害十倍。祇現時身子僵硬，不能鳴飛騰撲罷了。靜中細一計算，那仙人廔服下一片，不論人禽，俱要昏醉僵死過去五百年之久。此鳩所服葉數，距今還有七年，便可出世。不過它潛伏石穴之內已數千年。身未復原以前，萬萬動它不得。無華氏本人因與白陽真人鬥法苦戰，毀卻好些法寶，還被傷了元氣，打落道行，神靈雖在，軀體若死。要在穴中借那地靈之氣，二次修煉，距今算起來，也還有三五年，方能形神俱固，自在遊行。二層是戎敦、窮奇各有一次天劫未滿。因墓穴中地利絕佳，又有兩釜數千年的靈油和那幾盞神燈均具無窮妙用，爲天魔所最畏忌之物。恰巧妖道金花教主鍾昂父子，因往東海三仙處盜藥，被妙一真人齊師叔所殺，死前借血光遁法，逃回青田山。知他那一教爲惡多端，自己死後更不爲正派所容，卜了一卦，算出此地可以藏身。便命乃子鍾敢帶了三個小妖黨，投到三尸墓中。兩下里本就氣味相投，再加鍾敢會煉生肌固魂之法，更合妖屍大用，於是結爲死黨。每日各自用功修煉，準備七年之後，修煉成功，再行大舉。

「家師說小妹修道日淺，寸功未立，正好乘此時機，前去除妖。行時又再三叮囑，說小妹此行，吉凶參半，有禍有福。無華氏父子，此時雖不便離山，不至爲害。窮奇伏誅數千年間，機變異常，從未受過甚麼災害，不時私離墓穴，以作惡害人爲樂。他知軒轅聖帝陵寢中藏有一面昊天寶鑑和一座九疑鼎，都是宇宙間的至寶奇珍，已經謀竊數次，雖未得手，並不死心。這兩件寶物，藏在聖帝陵寢內穴拱壁之中，有聖帝神符封鎖，外加歷代謁陵的十六位前輩真仙所加重重禁法，本來無論仙凡，俱難劫取。但是近年聖帝神符已失靈效，正該寶物出世之時。恰巧那妖道手下有一怪鳥，平日以屍爲糧。爪喙勝逾精鋼，專能穿土入石，下透黃壤；妖道又會一套石遁妖法，能避開前後墓道所設禁法，

由側面遠處攻入。兩惡既合，勢必再起貪慾。同謀復往劫取。此番去白陽除妖以前，可先期趕往聖陵，謁拜禱告之後，用家師靈符仙法護身，徑用土遁由墓門入內，取了二寶，再往白陽，萬無一失；否則功雖終於必成，恐難免旬日災厄了。也是小妹大意，命中該遭此劫，行至中途，忽遇前世宿仇，橫加阻礙，當時氣盛，忘了家師叮囑，沒有暫避一時，不與計較。兩下爭殺起來，連與鬥法三日，方行得手，還未過家師前說的日限。我以爲妖屍窮奇垂涎此寶已數千年，俱未得手，短短三日工夫，不見得便被盜去。誰知到了聖陵，費了許多心力，方行入內一看，不但二寶全失，四壁略有殘破痕跡。出陵見一柬帖，乃舊友白谷逸所留。纔知窮奇已在三日前，仗着妖法妖鳥，將寶盜走。他受東海玄真子所託，辦一要事，行至那裏，看出有異，運用玄機一算，纔知寶物已失。窮奇盜寶之時，本還想殘毀聖陵，幸得壁間埋伏發動，神弩齊發，纔將它驚走。因知我隨後必去，特地留柬代面，並囑速來，他辦完那樁要事，或能趕來相見。

「小妹自恃兩世修爲，靈根未混，又從家師學了金剛、天龍諸般坐禪之法，還有隨身的許多法寶，沒有熟計深思。一到此，見洞內有數點星光閃動，當是妖屍弄鬼，貿然追去，連破了他兩重妖法，和道友一樣，由黑霧中闖入內穴，殺了許多殉葬古屍。方覺他們無甚伎倆，誰知那些殉葬古屍早爲白陽真人誅戮，並未復生，乃是受了妖法驅使，用作誘敵之計。眼看殺光，忽見榻上古屍坐起，剛發劍光上前，便被窮奇和妖道在黑暗中用顛倒五行挪移大法，將小妹困入一個石穴之內。更由妖道設壇，將本身元神虛禁起來，脫身不得。幸而見機還早，一覺出情勢不佳、立時盤膝坐禪，外用飛劍護身。雖然他臺上鎮物不去脫身不得，但祇是邪教中的借物虛禁，坐禪一日，不爲所破，仍是無可奈何。所惜應變倉猝，把放出去的幾件法寶和途中採得的一株仙草，俱被他們奪去。法寶當能珠還，那株仙草必爲分服無疑的了。連困許多天，靜中觀察妖黨動作，俱得深悉。但是元神受了虛禁，在石穴中雖然受困，還可運用禪功，抵禦一時。如出石穴，他將鎮物行法一毀，便即裂體而死。昨日正在悔恨，不該冒昧行險，沒有深思，聽妖道、妖屍談論，又有幾人爲神燈所誘，誤蹈危境。祇因每次來人，他等都要守着當年白陽真人的信約，不過神木、警碑深入，不肯下手。來人看似無甚法力，卻都善於隱身，又極機警，稍見不妙，即行隱去。因這一遲延，再略微大意，等到妖道命他們出追，已被逃走。歸報來人語聲步聲頗爲細碎，不似生人，以爲是山中木客靈藥之類，初學人形變化，算計下次必來。還吩咐妖黨隨時留意，務要生擒。今日正該用妖焰煉那鎮物之時，便聽他們在說適纔來一女子，劍光甚是厲害，已被戎敦、窮奇誘入內穴。正商量用極厲害的妖法困陷來人，道友已乘其不意，飛將出來。按說妖屍有數千年修煉，固不好惹；便是妖道師徒，均非弱者。也是妖道命該遭劫，道友出來時，他正在行法緊要的當兒，道友又是二寶齊施，使得他們措手不及，祇戎敦遁走，妖道師徒竟難倖免。妖道一死，妖法無人主持，

小妹在穴中神光大旺。恰巧道友將他法鼎鎮物一齊毀去。元神無制，立即脫身出來。此時危險萬分，動作稍失神速，道友必也失陷在內，事便難說了。」

說時，健玄兩小爲洞中巨聲所震，一見師父劍光，慌不迭地飛跑趕至。雲鳳命各將隱身之法撤去，現身出來。給咪咪口裏塞了一粒五姑賜的靈丹，漸漸甦醒。正命四小上前拜見。聽罷前言，忽想起五姑曾說，曾祖姑淩雪鴻現已轉劫，託身在姑蘇七里山塘一個姓楊的家中。此女恰好姓楊，看年紀不過雙十，卻說曾祖姑父追雲叟是他舊友，明明是她老人家無疑，不禁脫口說道：「道友既與追雲叟有舊，名分已高出雲鳳數輩。適聞姓楊，生在姑蘇，你老人家前生莫非姓淩，名諱是上雪下鴻，五十年前在開元寺兵解坐化的麼？」楊瑾驚道：「我原姓淩，如今小字淩生，便爲的是這一層因果。你是怎生知道？」雲鳳慌忙下拜，口稱曾祖姑，說了前事。

楊瑾聞言大喜，忙拉起道：「道家不比俗家，重在入門班列，所以你又可算我前生嫂氏崔五姑的門下。你對白道友用那尊稱尚可，我已轉劫易姓，如此稱呼，實有未便。彼此門戶不同，你以晚輩自居足矣。」雲鳳自然不肯，經楊瑾再三解說，方允僭稱師叔。

楊瑾雖然前因未昧，道法高強，轉世年紀畢竟還輕。見了四小甚是心愛，與雲鳳更爲莫逆，互稱奇遇不置。末後又談除妖之事，楊瑾說，三尸本有兩柄金戈，再加上軒轅二寶，着實厲害非常。雲鳳適斬妖道，一舉成功，由於對方輕敵太過，諸般都是湊巧，論道力決非對手。自己連受多日之困，元氣未復，須按師父坐禪妙法，稍自休養，再與雲鳳同往，有備於先，縱然不勝，也不至於二次失陷等語。雲鳳自然遵命。